

金國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貞番語訖音訛為女貞或曰  
慮貞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  
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後姓挈氏於  
北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  
聞女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  
山乃鴨綠水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  
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挾婁元魏所謂  
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  
六部有黑水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  
黑契丹目為混同江深可二十丈餘狹處可  
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  
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

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為首領號太師  
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  
云契丹乘唐稟興北方吞諸番三十六女真  
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為患誘豪右數十家處  
之遼陽之南而籍著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  
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  
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  
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遠邊而野居  
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江州  
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  
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首  
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  
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

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  
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貞妻之以  
女生二子其長即胡朶也其自此傳三人至楊割  
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  
大金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曆年簡書具在考累  
朝之文館事迹難磨爰輯遺聞少裨

淵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祿金朝少讀父書因獲  
清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迹其所以興  
亡是以可為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于  
義宗九主百一十七年叢集成編卷分條別本其  
初興之地勢局一隅肆此兼并之謀志吞四海饜

見

淫日積篡殺相仍雖運教之使然亦事機之適爾  
獨世宗寬厚遂得小克舜之稱然泰和昏荒已階  
周幽厲之釁日斜西崦數到盡頭

皇天從而降災

聖明為之啓運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道包文武

德運聖神

新天開地闢之規模

奮雷厲風飛之氣勢

奏蔡地之凱人無漢官威儀

清閑浴之塵民快唐家日月

皇靈遠被

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

舊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觀京作

皇家老臣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緝大金國志謹隨

表上進以聞臣惶懼頓首頓首昧死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

事郎工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第十五卷

海陵煬王下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東海郡侯上

第二十三卷

東海郡侯中

第二十四卷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斡离不

蒲路虎

兀术

銀术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离曷

窩里温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馬定國

劉昂

馮延登

蔡松年

施宜生

楊雲翼

梁持勝

蔡珪

郝侯

史肅

馮璧

高士談

李晏

蕭貢

韓玉

王寂

李通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董師中

耶律履

趙秉文

麻九疇

胥鼎

王子可

周昂

高廷玉

張行中

李獻甫

李獻甫

張萬公

路仲顯

党懷英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一卷

立楚齊國冊文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二卷

取去宋國印寶

檢視宋國庫藏

第三十三卷

天文地理

燕京制度

第三十四卷

陵廟制度

汴京制度

第三十五卷

旗幟車織

服色

千官品列

雜色儀制

誥勅

除授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土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大金國志目錄終  
大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 諱 劄 骨 打 斡 孛 瑤 以 采 徽 蘇 濱 宣 和 元  
年 八 戊 戌 稱 帝 國 號 大 金 建 元 天 輔 至 癸 卯 天 輔 六

太宗文烈皇帝 諱 晟 大 祖 之 弟 癸 卯 改 元 天 會 宋 和 宣  
年 四 保 即 位 至 甲 寅 天 會 十 二 年 冬 興 高 宗 紹 興 五 宣

熙宗孝成皇帝 諱 裊 宋 高 宗 之 孫 甲 寅 天 會 十 二  
年 冬 即 位 至 戊 午 改 元 天 眷 辛 酉 改 元 皇 統 至 己

己皇統九年 宋 紹 興 十 二 年 丁 巳 為 從 弟 岐 王 亮

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名 亮 子 太 己 已 改 元 天 德 宋 紹

海陵煬王 諱 麟 宋 高 宗 之 子 己 巳 改 元 天 德 宋 紹

年 執 即 位 癸 酉 改 貞 元 丙 子 改 正 隆 至 辛 巳 正 隆 六

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諱毓名璟宗改名宗輔之子太祖辛巳改元大定

二十九年餘二日宋光宗庚戌紹興癸巳崩在位二

十九年宋宗庚戌紹興癸巳崩在位二

章宗皇帝諱璟世宗之孫庚戌明昌改元宋紹興正

月甲午即位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至戊辰泰

和八年宋定宗嘉十一年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子已巳大安元年宋嘉定即位壬

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八月甲午為統石烈執中

遣內侍李監成弒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諱珣孫世宗之孫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

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宋嘉定丁丑改興定癸未

改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宋嘉定十月崩在位一

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

正大壬辰春改開興夏改天興宋理宗紹癸巳歸

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

午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總帥丞麟即

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宣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

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七世祖景元皇帝福龍六世祖德皇帝訛魯

五世祖安皇帝洋海四世祖定昭皇帝隨

三世祖定襄皇帝寶魯二世祖惠皇帝胡來

金核里阿盧里晉王粘罕改宗維熙宗曷剌馬名宜

阿盧里 晉王 粘罕 改宗 維 熙宗 曷剌 馬 名 宜

阿盧里 晉王 粘罕 改宗 維 熙宗 曷剌 馬 名 宜

阿盧里 晉王 粘罕 改宗 維 熙宗 曷剌 馬 名 宜

阿盧里 晉王 粘罕 改宗 維 熙宗 曷剌 馬 名 宜

阿盧里 晉王 粘罕 改宗 維 熙宗 曷剌 馬 名 宜



一名骨盧你

陳王几室一名希尹改名宗信

海陵煬王李姓改名亮

光英荆王

涼王阿母一名烏回倫改名宗秀

宿王克

光嗣 霍王從昇

太祖阿骨打改名旻景宣皇帝室昂改名宗浚

世宗雅改名宗毅齊王允升義宗緒

國

遼王

設梁虎改名宗翰 諡德宗

韓王亨

晉王允

許王

幹 諡忠武王

孝平皇帝一名楊剗太宗吳乞買改名晟

冀王

窩里 諡改宗 翰又改名克

梁王

兀術 諡改宗 諡忠烈王

曹王

窩里 混改 名宗敏

魯王

撻陳改 名昌

彬王

京

越王允迪 宣宗珣

宋王

宗盤

稟

昇王允中 章宗璋

兗王

蒲路 虎改 名宗馬

虞王

宗英

燮

太子

允恭 諡 顯宗

東安王璦

世

系

鎬王骨捨

滕王宗偉

元

鄭王允蹈

武定王瑤

沂王宗賢

方

蒲剌叔

衛王宗儀

東海郡侯

衛王 允濟 愛王大辨

之

澤王銀朱

代王宗懿

高

秉德

蔣王

晉王宗本

雄

郟王姜室

勝花都郎君

圖

世系圖三



生有  
神異

遼王天  
祚格利

甲午

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初  
 在旺脈時骨重異常將生河水為沸野獸盡嗥及  
 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  
 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而有志志弓力過  
 絕於人嘗至其部落有意者欲謀害之阿骨打覺  
 之奮劍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  
 庶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格利是嗜上下  
 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  
 異志阿骨打之十三年時遼主天祚格利是嗜上下  
 是春蘇源美室蒲古率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  
 是年始陷遼國寧江府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  
 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  
 鷺遼人酷愛之求之女貞女貞苦之又沿邊諸帥

始謀  
叛逆

邀求賂遺無虛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  
 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  
 叛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  
 閣母為將帥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  
 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  
 失寧江州天祚再遣蕭綸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  
 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  
 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  
 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  
 人家戶貫備一軍富人有一二三百軍者琳等非  
 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從人便任任以槍刀擅  
 甲充數方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  
 涿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

大敗  
遼兵

乙未

星出如  
雷聲

都統幹离不者以為漢軍道即領契丹兵奔營而  
奔漢兵尚一二萬餘推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  
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攻  
陷阿骨打之十四年時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也夏五月  
北方有光燭地大星出啟啟如雷聲六月括寧江  
府一路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  
強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是年生紅芍藥花  
北方以為瑞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好  
事之家採其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齊素則用  
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  
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為異品十一月敗遼  
帥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漢兵十餘萬  
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

諸酋誓  
死戰

天祚  
大敗

丙申

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日一  
百里步騎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將之南山寧  
江州齎數月粮期必滅女真阿骨打以刀斨面仰  
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首皆拜曰  
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  
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  
陽等五十四州  
阿骨打之十五年時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也春正月升  
骨捨為正都統粘罕為左副都統阿忽為右副都  
統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北方苦  
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皮  
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肯貂鼠以  
其見日及火則剥落無色也是歲女真陷遼渤海

阿骨打  
始稱帝  
丁酉

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稱白  
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  
張琳討之至潘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  
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  
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  
遣蕭德恭耶律余覲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破渤  
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為盜所至虜掠而遼不能  
制阿骨打之十六年宋政和七年也次年之冬始稱帝  
金天輔元年時宋徽宗宣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是春宋遣其  
使馬政來約夾攻遼先是宋隆建以來女真自其  
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  
兒高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馬政  
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

始稱皇  
帝建元  
立國號

打所居阿芝州來流河間遣使之由政對以貴  
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今聞貴朝攻臨遼國五十  
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共行弔伐阿骨打與粘  
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  
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比珠生金貂革人參  
松子為贄是春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  
至淳過于薇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洎魚務於是金  
人大掠經新城懿淳衛五州皆降之有楊朴者  
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  
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  
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國  
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天祚  
付東北面大臣議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冊為東懷

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首為謝乃解尚人答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貞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造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王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隄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貞趙三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付群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

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等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人答百餘次年三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迂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九代祖龔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八代祖

名訛魯追謚德皇帝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  
六代祖名隨闕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五代祖名  
寔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魯祖太師名胡來追  
謚惠皇帝號景祖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  
號穆宗妃后皆追加謚號天輔二年時宋徽宗宣和改元  
遼天慶九年也  
是年春北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  
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城滅二  
月遣李善慶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  
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  
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  
聘之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金  
已受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羗平海軍校  
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軍前國主及

楊朴議  
冊后妃

陷遼  
上京

庚子  
地震陷  
數千人

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牒留半年始  
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之事吾已獲  
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  
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是年知樞密  
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  
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觀  
欲乞備日冊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冊蒲察  
氏為皇后番漢群臣稱慶先是女貞驟興之初未  
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並稱娘子  
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  
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是年攻陷遼上  
京天輔三年時宋宣和二年也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  
州之利涉地震陷死數千人知樞密院楊朴建言

定朝儀  
典章

宋遣使  
通好

宋許歲  
幣取燕  
京

惟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  
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  
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番自漢群臣以下宜  
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  
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通好猶以買  
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嗣來通好猶以買  
馬為名其宴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  
齎國書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  
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  
不旋踵而破良嗣之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使  
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  
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  
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割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

大宋回  
大金書

平地松林趨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  
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  
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  
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  
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  
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右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  
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莫諒鄙悰馬政回  
使于金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  
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  
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  
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閏歲弊依與契丹  
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



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  
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貞所居留飲  
食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天  
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于上京女貞破上京得  
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權  
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山前山後地意  
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城  
契丹彼自以弊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  
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亦未可輕之  
當且為良圖少留人使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  
行射獵每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  
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且飲食迎  
邀南使夾攻之始謀如此

大金國志卷之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辛丑  
置權  
筦庫

天輔四年時宋宣和三年遼海濱王保大改元春三月始於渤海遼陽等州置權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於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叛伏誅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

遣使  
如宋

師渡遼  
趨中京

壬寅

陷遼  
中京

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金使令歸邦彥  
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  
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凡三月餘方遣  
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  
海上歸至其國國主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  
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  
西用遼降人余覲為先鋒趨中京  
天輔五年時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也春正月知樞密院  
內相楊朴權知行宮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  
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蓋骨捨在諸  
酋中最有志而黠猾者也朴為人慷慨有大志多  
智蓋謀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  
三月金兵攻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

遼王天  
祚奔夾  
山

耶律淳  
祚帝

禘天地  
享太廟

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  
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  
李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  
三千疋奔入夾山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  
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奭都統蕭幹挾  
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  
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  
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  
北諸蕃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  
矣金兵追至雲中蕭查刺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  
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五月國主用  
楊朴議始合祭天地於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  
番漢羣臣以下有差宋師又與遼人遇戰失利

六月退保雄州未幾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時宋童貫為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趙良嗣遣書開諭燕王淳使納王大畧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童龐兒遣人說易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道卒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葷食之迎初至蘆溝甸為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既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北燕王死於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八月國主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

進兵取  
京金後  
道使

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遣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九月遣李革烏歇高慶裔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群酋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歇等奏知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求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報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築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

郭藥師  
高鳳降  
宋

宋攻燕  
京

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  
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畧曰所有漢地  
及夾功並如昔議慶喬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  
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  
弊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冬  
十月宋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  
涿州藥師以為圖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  
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於  
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來降時  
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揚  
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

議割  
燕地

萬駐盧溝河攻燕京后密遣人招盧溝河四軍馳  
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十一月金  
國遣使使于宋議割燕山地初宋朝與金人約但  
求石晉地初不思平營深三州乃劉仁恭以遣契  
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馬擴見國主於奉聖州  
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  
使今歲遣兵失期為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  
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  
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為主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  
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辯論數四卒不從於是國  
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於軍前未  
幾趙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深三州十二月  
童貫密使其客王瓌禱國主其言貫兵已壓燕

居庸失  
守  
迎降

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環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國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延慶獻捷于金奉表稱藩請和國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時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歛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耶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荅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貴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

天祚殺  
蕭氏

出奔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總撫定燕山即遣馬擴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于夾山天祚殺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良嗣至軍前時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中以毬帳為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毬帳門謂之上殿天輔六年時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春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貞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太子莊至是改為

宋趙良  
嗣至軍  
前

議割地  
租稅

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  
貞字以行大宴番漢羣臣于乾元殿大合樂擊  
鼓百戲為樂至夕有沾醉匍匐于殿之側者詔  
諸州積粟峙芻備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糖土正  
月遣李靖寧朮割王度刺撒母盧使于宋宋趙良  
嗣報使先是趙良嗣至軍前國主曰平濠等州若  
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是良嗣  
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其熟計之若  
不早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  
靖王度刺撒母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  
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主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  
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弊主亦時許遂命良嗣與靖  
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

矣豈平濠一事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濠欲作邊  
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三百萬止取  
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  
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  
爾豈無曲直邪且言本朝計十萬至二十萬不敢  
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  
左企方為國主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  
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宋不已然國中自以  
分軍獲送虜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  
地而張毅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  
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權  
州以國書遞奏其畧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  
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

合祭  
天地

遣使來  
朝求犒  
賞金帛

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深  
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  
之兵宋後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畧曰本朝與  
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  
如來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  
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辭不令求西京何辭以拒  
然其民却待迂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  
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三月  
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咽諸大  
功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伏衛不肅無復中朝儀  
制矣 寧述割王度刺撒母盧持誓書草同良嗣  
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宗許以二十萬  
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

以燕京  
蓋六州  
歸宋

京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國主許還西京且求  
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  
蓋良嗣與寧朮割共為欺罔卒啓兵端 夏四月  
以燕京六州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朮割至  
燕山金人止之以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  
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屢却回令至京師易  
之益等諭以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  
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  
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  
可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既  
至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楊朴以誓書及燕京  
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碩自  
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燕之金

帛于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帝卷而東宋朝損歲弊  
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國  
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蓋海上  
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  
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  
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  
此數關乃天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  
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若得諸關則燕山  
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涼營三州自後唐為  
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涼  
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  
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都建燕山為燕京以

收遼諸  
路之師

控六郡號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  
上密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  
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  
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  
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幹离不至  
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  
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凡  
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和  
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於出河店維而  
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昌  
據渤海而女貞屠之遼東怨軍叛燕王而女貞  
殪之遼東長春西路以次陷沒而國主始稱帝矣



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日國主坐行  
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漢兒左企弓  
已下悉播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  
入燕以後所據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光美  
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  
燕事

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即亶之父三  
曰設梁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翰為不  
昔誤作二太子五曰窩里啜昔誤呼三太子宋紹  
興四年冬魯紀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誤呼四太子  
七曰窩里混昔誤作五太子今號自在即君八曰  
阿骨保那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

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  
所以翰為不人誤呼為二太子如兀朮亦誤呼為  
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為之後除譖版字  
極烈為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是殂上謚曰大聖  
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首末凡六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  
大金國志卷之三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文烈皇帝小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  
晟楊割太師第二子也時生有白雉之祥既長方  
頤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  
落落有大度曾有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嘗

生有白  
雉之祥

性特  
殘忍

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秘  
之凡阿骨打用兵時密謀秘計皆其所與性特  
殘忍抑服者逆部族說以甘言不服則以兵加之  
攻遼時三戰大戰皆親犯矢石為部衆先金國自  
糊以語版字極烈為儲副阿骨打之時以弟吳乞  
買為之後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于軍  
中時天輔六年五月宋宣和五年也阿骨打有孫不立其子  
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  
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語版字  
極烈又以弟斜也馬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  
之權歸儲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幹  
离不兀朮蒲路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  
皆有大功既滅遼駸駸氣馘虎視中原自張毅平

癸卯

吳乞買  
即位改  
元天會

州之叛而南北之釁啓矣  
天會元年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夏燕人張毅仕遼知  
契丹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為備國兵下燕粘罕  
與康公弼曰我欲擒張毅何如公弼曰是趣之叛  
也親見毅諭金國之意毅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  
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公弼達  
其語於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毅同平章事  
至是國主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  
私訴於毅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  
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罪而  
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  
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何懼乎毅以其事問李  
石石以為然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遂以平州附

蕭幹白  
立稱帝

幹為下  
所殺

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 是時  
宋 已得燕之地先是金人陷燕京時蕭幹名慶雖不者  
據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  
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石鄆藥師切  
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尋為其  
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 藥師在燕山  
凡有請朝廷無不從十一月國兵陷平州得宋朝  
所賜教詔殺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又為  
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入侵  
張穀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穀節度世襲  
平州令李安弼賈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  
授穀惟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為不可恐

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穀聞安弼至率官吏  
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  
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教朝廷不得已命安  
中縊殺函首送至未幾金太子窩里字由平州  
入侵矣

甲辰

慶陽府  
州大水

宜春狗  
生角

丐糧于  
宋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天會二年時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也  
春正月慶陽府  
環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家 詔於太定府置  
廣積倉 上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 三月國主  
之豹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丐糧先是良嗣使  
金時金人糶糧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  
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  
片紙隻字許糧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

遣使告  
宋嗣位  
賀宋遣使

乙巳  
滅遼

已許矣慎曰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由是怒及

舉兵亦曰以此為辭云  
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宗為賀  
登位使元宗至來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  
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  
角觝之伎鬪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衆樂後  
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  
者莫知其說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茆舍  
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後萬人規模亦宏  
侈矣

七月國兵陷應蔚等州

天會三年時宋宣和七年滅遼之歲也先是遼主天祚竄  
入陰火山國兵以力不能入限其不出謂出必得

金兵分  
道南侵

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開  
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成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  
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  
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  
為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伏乃謀奔西夏未至國  
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  
而卒遼國遂亡  
十二月幹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幹  
离不主之建樞密院燕于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  
事國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离不之軍自  
燕山直犯河北粘罕之軍犯河東陷朔武代忻等  
州直侵太原

宋師叛  
歸粘罕

宋使傳  
蔡不屈

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意疲弊其實現窺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楠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奔叛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覲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未顯然渝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幹禹不入侵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首曰我以南朝天子

失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首怒執而殺之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至境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乃趣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不謂貴朝陰納張鼓攻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鼓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丘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且以粘罕所言

童貫赴  
關稟議

告貫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拇王介儒來同日進軍  
直薄馬邑而營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  
何不預告我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之  
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  
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  
與屬其宇文虛中等赴關稟議至太原諭帥臣張  
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曰金人渝盟大王當  
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  
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  
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  
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  
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目見天下士乎  
貫朔日遂行用九日至京師冬十一月韓侂不

金兵至  
燕山府

郭藥師  
與金人  
戰  
蔡靖誓  
死報國

郭藥師  
降金

軍至燕山府鹽場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  
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戈甲  
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韓侂不乃東向望  
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  
已北張令徽等先是適金人力追之是夜令徽與  
刺史皇賁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  
死守晡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  
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大學不得已姑降如  
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  
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必  
爾聚而鏖之并其家韓侂不至藥師率衆降金  
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報矣  
尚何降十一日韓侂不遣蕭室奴王為張愿恭來

幹為不  
道蕭室  
奴說蔡  
靖降

蔡靖請  
議和

奏至宋  
朝失色

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惧此坐南朝渝盟耳曰  
大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  
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幹禹不遣人議相見之禮  
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  
子不可藥師曰大學與部使者拜堂上眾官拜堂  
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  
如藥師議既退幹禹不使王芮來取議和之書中  
山府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歸於漠北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  
忽而起重以遼王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  
親兵革往往聞風而起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  
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剽  
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

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長大捷不也高  
永昌契丹副統耶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眾而  
歸之於是金人之勢遂逆莫禦先是遼王天祚  
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  
累敗多為所虜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天輔  
六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  
中國約同取燕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  
失業人皆歸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  
立愛為金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壙田園親  
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臣降金人者  
如 余覲 締里 槁里 持禹不 王芮  
鐸刺 乙信 特可 九哥 馬五 耶律暉  
毛曷魯 王寶奴 蕭天吉 蕭庭瑄之後已得

用事又太子之妻金華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  
 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  
 內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仍四  
 來番漢烏合之衆議聚降起燕雲隔北之人皆  
 欲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鼓為名  
 渝盟入侵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  
 亦欲乘勢東歸故金人南侵也驅力勝貪忿之  
 徒乘契丹報怨之勢率臨北燕雲之人燕山之  
 失其理必矣

粘罕自雲中遣女貞萬戶溫敦郎君蒲虎魯賽  
 里契丹都統馬五東侵居庸關以應幹離不同取  
 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退  
 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

遼

中至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粘罕兀室  
 以契丹叛臣余覩為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  
 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於山金司獲天祚於是  
 媯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  
 天德雲內皆為金人之有後武元帝死粘罕專  
 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肯歸雲中地至  
 是以幹離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  
 關以應之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  
 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治皇大妃嶺以寇昌  
 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  
 金人遂入居庸 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於東  
 北而弛於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  
 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



以藥師  
為先驅  
攻保州

徽宗下  
哀痛之  
詔

帝星  
後明  
陷信  
德府

符家口去燕山皆百餘里幹為不既侵東北探  
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  
勝軍屯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西則居庸為  
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  
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故預無警  
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而東  
則西亦為粘罕乘虛矣况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幹為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關以藥師為先驅攻  
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藥師  
既叛金使詣宋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順徽宗  
引咎歸已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  
瑄是時留守在營聞幹為不初告靖議講和事  
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怪之

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  
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陷執守臣楊信功  
幹為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幹為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  
守雲中以圖入攻河北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  
入而粘為不越三鎮直犯鞏轂者何哉蓋是時  
河東遼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  
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  
犯鴈門石嶺之險越大原之重地也河北遼外  
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  
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幹為不乘隙  
可入焉然亦有說幹為不所以易中國之大甚  
在藥師不得無謀何以見之觀夫幹為不與粘

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  
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  
割地以為牽制猶不敢輕舉是時粘罕遣撒母  
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兗谷廝刺  
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洎西金蕭  
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之勢况  
幹禹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大河以犯  
宋闕耶此蓋燕山之隔藥師部族隸幹禹不之  
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令童貫在并州以  
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  
侵貫必與之相持令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  
粘罕以為牽制也幹禹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  
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圍  
太原

宋官軍  
怨語

賀權乘  
樂迎降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大  
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  
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  
皆山後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官為  
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  
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  
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  
之懼至是金人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繼者勇而  
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為  
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  
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忻守  
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  
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關猶險隘大原帥張孝

耿守忠  
獻石嶺  
閩  
太原受  
圖

劉嗣初  
獻平陽  
府

純謀守關之人命莫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啓而獻之景單騎奔還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于大金於是偽為入城賢易者既入則殺守關者啓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輦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哀金銀掠婦人然後投金於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去半趨宋關粘罕

過城必效此幹為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

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絕遠控扼之所遂

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覲曰今日至

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

乘勝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並無一戰無

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令忻

州石嶺聞風皆降於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直

趨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禪位於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

年曰靖康仍令李鄰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宋徽宗  
禪位

大金國志卷之三  
大金國志卷之四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時宋欽宗靖康元年也春斡離不陷宋相瀟  
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  
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  
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固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  
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  
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初金  
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  
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  
癸酉斡離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於牟  
馳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斡  
為不使奄而取之斡離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

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  
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網登城督戰殺  
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  
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  
出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  
康王相繼軍前斡離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  
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稅為  
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離不斡  
離不盛兵南向坐枕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  
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訥譯云京城破  
在頃刻所以歛兵者使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  
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

宋勤王兵  
至京師凡  
二十萬

牛馬萬頭表段百萬足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  
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  
欲親王宰相為贄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  
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  
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  
營幾月幹离不憚之不肯更留請肅王樞代之  
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言固无害犒師  
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  
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洵素頡頑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  
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  
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  
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

姚平仲  
夜劫金  
人營

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貞不知  
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先是  
李鄴使于幹离不軍求和幹离不以鄴犯京師  
攻城不克乃遣王洵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  
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  
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惧意李邦彥  
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  
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覓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  
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  
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仲平謀泄金人先事  
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万人劫寨為所敗而還

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于是宰相臺諫  
交言西兵及行營司馬為金人所殲欽宗大驚  
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城凡三十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  
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幹為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即  
以矢石及之而退 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  
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  
萬今莫若扼関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  
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  
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太原  
陷平陽陷始議棄守三鎮

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  
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  
南既逾南北関仰而嘆曰関險如此而使過之  
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  
陷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幹為不之師及於邢  
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惧其行甚速至是澤  
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惧密啓欽宗以御前  
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争於宋欽宗得旨復  
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  
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遠  
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

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遠分人  
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阮南北關累  
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  
古曷于盤陀宋師皆貴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於  
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  
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  
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翊不得而入遂由寧化  
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憚之  
翊之為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  
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  
軍於是軍叛翊方戰為叛徒害之可求統麟府  
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嵐岢憲州將出

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  
子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過粘罕之衆大戰移時  
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  
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  
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  
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  
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  
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  
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  
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  
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太梁而救韓  
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幹為不亦喪氣矣由是  
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西夏應  
粘罕約

改都統  
府為元  
帥府

奪夏國  
諸郡

宋援兵  
四合不能  
解太原之  
圍

國兵陷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蕭河  
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於是  
武州為西夏所陷夏幹不自東京歸至燕山  
宋朝送之至境上而回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  
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  
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始以其  
弟諱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弟骨盧你移賚  
字極烈為左右元帥弟捷懶為左監軍兀室為右  
監軍閣目為左都監耶律余覲為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  
彥宗議始改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於  
是絕好惟金蕭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東 幹為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鞭馬散歸遼西遼

時京城未失兩河未陷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  
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故遽  
奪器甲鞭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為狡也  
粘罕兀室余覲自太原幹為不捷懶閣目自燕山  
會於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時三大酋避暑  
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夫計甚矣  
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於榆次師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於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  
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衆  
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  
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



粘罕陷  
大原

王稟負  
宋太宗  
御容赴  
汾水

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  
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  
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回趨  
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莧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兀室余  
覩自草地歸至大原幹禹不捷懶闔目自草地歸  
至燕山 九月粘罕陷大原始粘罕攻大原久不  
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  
中留銀宋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  
急攻丙寅城陷金師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  
擒維又釋而用之副總營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  
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  
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

下至是始破

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稟係宣撫司統制  
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  
居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  
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  
稟降稟難曰城陷士無閉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  
稟豈惜死遣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  
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諸  
酋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王  
革來使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恭不拜責其貪  
利敗約氣劾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  
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

真定陷  
劉翔戰  
死

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  
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  
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  
使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置總管府  
冬十月幹為不陷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  
之先是幹為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  
措置中謬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  
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  
堦而上城陷翊被擒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死  
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故幹為不執歸燕山後  
國相劉彥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項  
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  
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恨之聞于粘罕粘罕

真定試  
儒士  
幹為不  
遣使之  
宋問罪

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鞅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  
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作是時  
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  
東軼征河命鞅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  
以據其險鞅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  
定邈新至拙于處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  
劉彥宗勸幹為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  
命幹為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  
覩熾書并元割三鎮  
書略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賈書報復回日輒  
受問謀之謀陰傳構結之文令差楊天吉王為為  
問罪使請速令皇叔鉞王皇弟暉王并太宰一員

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誠  
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  
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  
聞幹离不獲金帛不貸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求  
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  
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  
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營趙倫  
者燕人狡獪恨不得歸乃詐許以情告伴使邢保  
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  
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离不保遂以聞宋大  
臣信之即以詔書授保納衣中中仍賜倫等絹各  
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  
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

師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  
獻言夏國之比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  
出勝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  
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  
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  
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  
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欽宗前曰陛下  
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  
宗曰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  
車輅儀物及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  
朝廷之罪更書王時雍實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  
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  
河東之師金使頗領其說先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又陷之知州張克戩死于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粘罕不合兵攻平定粘罕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再議征宋

粘罕為不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行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西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

向到東京不能取之粘罕不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粘罕為不欣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幹為不共南征

粘罕留銀宋守太原粘罕不留韶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粘罕為不犯慶源府宋都統王淵遣

粘罕不犯宋京師

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瀆粘罕為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幹為不  
犯宋京  
師

十一月幹為不犯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幹為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陷  
平陽及  
西京等  
處

粘罕陷平陽府人陷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邊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統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粘罕兵  
犯宋京  
師

閏十一月陷鄭州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彭越士許張許張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百五人皆死之粘罕犯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臬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賫金幣和議為說

丙辰宋京師陷

宋京師  
陷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時宋京師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 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

宋二帝  
親詣軍  
前議和

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韓為不何臬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賊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迎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澁引殿班下城急呼救駕四兵至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強乘此作亂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王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

下俱空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臬陳過庭與粘罕韓為不相見粘罕應谷琅然韓為不唯唯而已初何臬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欽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韓為不令若水何臬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臬為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臬翔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晚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往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

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  
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四

大金國志卷之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丁未 天會五年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宋親王  
二人來軍前賀正

二帝諸  
王后妃  
北去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  
妃嬪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  
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之書曰今  
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  
宋國主仍去帝后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  
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

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  
按劔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  
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  
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劔殺死數輩  
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以  
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  
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  
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  
詣軍前聽候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  
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帝  
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  
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  
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

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一室后  
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擁  
二帝至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  
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  
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  
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  
褫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  
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  
上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  
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十八  
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往雲  
州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声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飲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

劉韜徐揆死于金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死也

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

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數百哭死於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蕃衍宅遍括

宋

吳革謀起兵高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為高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為泣下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借位國號大楚邦昌借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

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過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書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幹禹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偕位至是凡三十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群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幹禹不病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禹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於山後草地避暑議事幹禹不以病死

典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無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幹禹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於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幹禹不打毬冒熱以水沃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

約西夏  
取陝西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於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虜掠耳夫何害哉

侵兩河  
圍中山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隸於諸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遂路帥同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棄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

除曷刺  
馬為都  
元帥

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洛冀磁相絳久而陷之撻懶親圍中山巨鎮守禦猶堅於他郡故也

諳版字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刺馬代之

除窩里  
盟為副  
元帥

曷刺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擬為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盟武元第五子也為右副元帥代幹不遂自本國至於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盟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陷西京  
攻漢上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銀者窩里盟攻京西者粘罕又除萬戶晏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魯曷字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木拔來茶蜀馬等以攻漢上 先是去年冬粘罕已  
陷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  
至此再陷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  
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  
銀朮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  
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  
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  
屯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  
銀朮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  
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  
無後顧之憂也

紀長安 姜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

時姜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  
渡遂潛從韓城上流一夕覆水而渡直攻長安於  
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戊申 天會六年時宋建炎二年也 春粘罕屯西京窩里

姜室為張嚴收

啜陷清澗二州而還 姜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  
鳳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  
援姜室行次會陝府聞嚴已敗績姜室北渡蒲津故  
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雲中

姜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道熙河帥張深遣裨將  
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号黑風大王者  
姜室勢窮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  
姜室為張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棄西京分  
兵親援姜室且留兀室余觀之衆以待世忠之至

既而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姜室伏兵於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姜室遂自馮翔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士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初韃韃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揔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宋復西京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守臣世由斬之

宋復陝州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西州金人復渡河先攻魏州陝州陷

之 二月銀術與其弟拔東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師臣危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幣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 兀室余覲敗翟進於西京復下其城後有敗進於文家寺繼敗韓世忠於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覲之衆

宋遣使  
祈請二  
帝

尚也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不  
遠而金國視為棄物不復顧之無何進於四月十  
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  
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為金乘勢追擊世忠又敗世  
忠於永安後澗時當盛夏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  
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西京相  
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揚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  
王貺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  
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  
王貺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  
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

姚端敗  
粘罕

郭永不  
降罵粘  
罕

留虛中  
冬窩里嗚撻懶之衆敗馬擴於北京清平因之以攻  
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  
圍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鏖  
其營直犯中軍粘罕旣足而走至城陷也端引死  
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陷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  
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  
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金人曰  
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  
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

降者誰求熟視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求狀貌魁傑且  
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大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  
尔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倫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  
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  
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  
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  
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  
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適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

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安在防州乃自當鄜  
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  
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  
之端頗啣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  
淳化庶屢趣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  
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韃韃  
以居韃韃亦享待之

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温之衆同攻北京維攻兗

鄂

十二月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光將啓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

改北京  
與兗鄂

誅發孔  
子墓者

已酉

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發蓋殺之  
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時宋建炎三年也 晉陷徐州守臣王復死  
之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皆遇  
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  
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  
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  
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陷淮陽泗楚等州

陷淮陽執守臣李寬 陷泗州守將呂元閣瑾已  
焚淮橋道金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  
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虜不測其多

攻揚州

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  
且却及城破寬死于勅書樓 陷楚州守臣朱琳  
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  
人俱遁 陷泰州守臣魯明降 陷高郵軍守臣  
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犯滄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温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  
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覲守雲  
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大行由懷衛將東應窩  
里温聞擴已敗於清平窩里温從而入侵由是粘  
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  
慮敵西來次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温  
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高宗如杭州

下山東諸郡

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

以州治為行宮

窩里嗚撻懶闔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人

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

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汲州郡互不相救至

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寇王江宮儀

每軍載乾屍以充糧為金國所乘而盡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夏窩里嗚撻懶闔目

也濱州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南平元帥府差

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

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后叛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

然後除知東平也六月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陷單州尋陷南京執守

臣唐佐國而用之陷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嗚闔目自濱州北

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也濰州試舉人於

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

為魁

九月陷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師臣郭琰遁

復宋改州縣名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國主行下樞密

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

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政諸

禁民漢服

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

試舉人

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  
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守慶源耿  
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  
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  
坐困於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于雲中  
除雲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  
故命其子苦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  
西京留守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  
兀朮請于粘罕及窩里噶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  
萬戶聶耳銀朮拔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  
王伯隆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冬兀朮率衆渡江

兀朮請  
兵侵淮

分路入攻

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達吳順以城降遂分

兩道一自滁和犯江東一自蘄黃犯江西陷滁州

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陷廬州帥臣李會降以

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陷和州守臣李鑄降

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陷黃州

陷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遁

陷撫州守臣王仲山降陷袁州守臣王仲藎降

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又攻采

石渡下建康府柱充李旻叛降又攻建昌軍宋

蔡延世敗之兀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

泛海自為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親征豈至縱師如

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  
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术自安吉進  
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  
此吾豈能遽度哉  
陷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五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年

庚戌

天會八年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

雲中窩里啞居燕山捷懶屯維州遣太乙字董玷者

天使鐵黑字董提兵南援兀术因圍楚州左都監闍

日以病死陷明州

兀术再犯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

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遂破明州

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犯昌國縣追

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

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

攻陝州

州攻邠  
復陷  
東京

之愈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報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陷荆南府守臣唐慤遁陷醴州守臣王叔道撒

為曷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

捷至白店原撒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

之曰啼泣即君金師復陷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

是宋四京皆陷沒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

淵首領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虜所害

兀術陷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術自越州執李欽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

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

之幾獲兀術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術不得濟遣

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術遣人約

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

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

兀術  
人獻  
海舟  
策

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  
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  
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  
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兀術也  
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術之婿封龍虎  
大王者舟千餘艘兀術俱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  
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懶  
在灘州乃遣李董太乙趨淮以為援  
兀術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於廬場地開渠  
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  
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  
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  
十平版鋪之完般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

韓世忠  
軍亂

兀術為  
岳飛所  
敗

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  
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  
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箭蓬世忠軍  
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  
而陸奔兀術輜重自瓜步口軸艦相銜至六合不  
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  
為趙立所敗未幾陷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陷楚  
州會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術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  
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灘州遣人詣  
兀術南征無功可止於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  
南兀術皇恐推避不肯從之方躊躇江上未有進  
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兀術因而應之於是留

慶裔議  
循邦昌  
故事

捷不也聶耳王伯隆軍於淮東以待捷懶約拔束  
等而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  
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遂故  
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  
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  
之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於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捷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  
尤善捷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心也  
恐為捷懶所先據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  
豫知恩出於己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叛臣張  
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酌之復以其

求賢人  
建國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  
合上意共推劉豫

說為己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  
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  
捷懶豈敢擅許於大都劉豫揣意求於金慶裔懷  
私屬於豫其所由来漸矣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  
趨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  
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  
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  
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  
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  
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

吏民推戴劉豫

與太行義士原明戰

豫得僭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於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且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絳之，又且推前知大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使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荐純者，獨尔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於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於真定西山，烟脂嶺為子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州。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

劉龍里造妖起兵

江東槌懶攻

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子，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陷東京。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陷之。夏元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覩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

宋復節  
昌府

二帝如  
五國城

宋復永  
興軍

立劉豫  
國號大  
齊

里嗚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

秋粘罕兀室余親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嗚自望

國崖歸至燕山捷懶自濰州親攻江東七月宋師

復郢昌府又復鄆州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

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謂兀朮自京西令

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

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高慶裔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於九月九日立

劉豫於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

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於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

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

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時

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鄴李倚鄭億年臣豫豫

降南京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府為東

京去淮寧穎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

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三衛

官曰緡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

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豫

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

阜昌馮良寧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



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  
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  
又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  
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原太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  
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  
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  
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耶  
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  
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蠶蓋亦有由  
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  
公於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

雲中番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  
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  
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知之也至  
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  
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  
斑衣之句則衆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  
欲由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於公共  
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笑既行則  
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  
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為相當  
是之時孝純昵於親黨懼於還北因而遂喪晚節

惜也

秦檜全家北歸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從韓州檜依捷諫為其任用捷諫南征以檜為叅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已者犇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敗劉錫於耀州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

宋師退保西川

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涯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旣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於陝府曲端戰於邠州白店原劉錫戰於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西川於是州郡盡為金所陷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嘗謂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止石頰起寨於西山保

大索兩  
河之民  
拘行旅  
于道

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瑄敗去及多邀金兵出  
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瑄已保守八  
月矣粘罕既得瑄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  
解之瑄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瑄曰爾若降我當  
命尔以官瑄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  
上釘橛更不移改竟為所害噫充聞瑄之風豈不愧歟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  
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  
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  
價鬻之或驅之於田鵲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萌  
骨子廸烈子室常高麗之域者蓋既立劉豫以舊

坑貧民  
三千於  
城外

河為界恐隔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  
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  
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  
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  
事遂以散米賑濟為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  
之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壬子 天會九年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

夏撻懶  
次淮東

居雲中窩里温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

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

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

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只有戰艦數

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

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

盆輦捷懶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於姑蘇張榮勝捷懶於秦州此乃全勝之時夫何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貞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於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貞城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貞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捷懶自  
淮東歸  
北

夏捷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於宿遷縣樂馬湖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弃擲道路時親為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

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戒邊因番太乙孛董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土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吳玠歃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於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

烏魯折  
合分兩  
道南征

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其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潛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醜毒枉充許之中原而因諸國固是也

禁竊盜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竊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置地牢

粘罕殺  
降

兀术與  
吳玠戰

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  
 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  
 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  
 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  
 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术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而  
 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术  
 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  
 陣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术始自河東  
 還燕山

兀术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

陝右以犯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  
 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  
 富平吳玠戰於劍外凡四戰皆敗雖世忠與錫失  
 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還萬里  
 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  
 歸至於兀术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术始行有從  
 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  
 之兀术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

黑峰既死兀术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  
 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

於陝西尚設官也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  
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  
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  
能去也

天會十年時宋紹興三年也奉粘罕兀室余觀居雲

中窩里温兀术居燕山捷懶居折州除兀术為元師

府左都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

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迁東京及會大金共陷西京

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

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

邀豫迁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

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又為興所斷豫深惡之時

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劉豫豫居東平以

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

於金由豫衛越大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請於

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其陳破興之計於

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

攻興興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

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

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因勢迁居東京

磨勘文  
武官



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試舉人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揮指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於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賊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於國又聞爾等之來往往非為已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

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人不豫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國主如中京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士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於燕山將欲迎上於中京兀室獵居庸

余觀反

關遇馳遁者得余觀反狀  
余觀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迁常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

質其妻子余觀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  
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觀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  
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  
女真之在官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  
時兀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  
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  
東憇於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於道立馬交  
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  
何人也曰余觀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  
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槁  
里統軍使之余觀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

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  
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  
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  
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詞窮面顛又且戰慄不已兀  
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觀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後  
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觀議反者近有  
人密告余觀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  
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  
敢隱余觀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  
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觀叛黨仍

誅余觀  
父子反  
粘罕次  
室蕭氏

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乃止 河東八館  
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  
丹相溫酋首率衆蠶起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  
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觀微  
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機何云  
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  
首領詐出迎其入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觀  
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之雲中盡誅其殘黨仍  
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觀及至雲中余觀已  
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

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  
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  
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  
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  
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也擅  
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  
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  
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帥元府獄既  
而獲免皆因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  
富盡奪之

奪郭藥  
師家財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徂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乃宣和間歸朝賜官姓名趙敏修者以預余觀之叛族誅主以余觀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觀降

柳條洪粘罕

鐵鑠鎖粘罕

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觀之亂復還闕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鑠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余觀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籤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耻之言一至於此皆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楊朴死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內樞密院國相

楊朴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之七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年

癸丑

孟邦雄  
敗

撒离曷  
下興元

天會十一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西京晉守孟邦雄為宋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川遂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先是撒离曷等衆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离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

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虜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

羽屯三泉金不無顧後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劉豫隔鄧隨等州李成本郡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於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狄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

諸郡相繼陷沒

殺降士三千人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土人綦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李永壽  
使南宋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  
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  
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甲寅

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 春宋遣章誼來軍

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  
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予粘罕所親  
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本綿慶布龍鳳茶  
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  
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  
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  
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

兀朮殺  
張

戰七日  
夜不息

戰以救金平為玠所敗 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  
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离曷劉夔率十萬南  
征進攻鉄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  
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  
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  
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  
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  
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畫室而來  
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  
輕動矣

兀朮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



賴韓常拔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朮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嗚入見國主劉豫得隨鄆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車累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鄆州李成聞鄆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合豫兵屯鄆之西北飛又克其城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劉豫遣人請於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

劉豫乞師

粘罕兀室以為難窩里嗚以為可於是窩里嗚撻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於斯定矣蓋主崩時以窩里嗚鞏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傳故

賈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憂大矣粘罕自来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觀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嗚鞏得攝職

提兵也

窩里嗚請於國主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溫紛爭行止之際兀  
术並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為窩  
里溫所舉方行蓋此將困於江南又屢危於劍外  
其鈐刀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溫捷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  
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  
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不勝計  
其自宋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往往聚而  
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猗將兵與窩里溫等俱入征南宋

劉豫子  
征宋

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

適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是時世忠

進屯揚州魏良卿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

牌香至給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

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

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

儀五里其將李董捷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

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

旗與止軍旗襍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樞人

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捷

也冬窩里溫兀术同劉麟劉猗侵江屯於竹塹鎮

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怨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視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之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於紙及去皮柳枝擲於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元术曰士卒勞苦俱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况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元术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視於是麟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

平陽府

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

村民多有輸其糧者於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元术元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次年春方告諸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於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諸版字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礪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温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特窩里温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宗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於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乙卯

拋盞燒飯

天會十三年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盞

燒飯北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王上謚于太行

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

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宋弁

建上京  
改官制

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線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五月  
宋遣何蘇來使通二聖 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  
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授北朝官為之參  
定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  
公 尚書省置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皆  
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 元帥府  
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  
使副簽書院事 太宗正府置判同簽書事 宣徽院置  
左右使同知簽書使 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  
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  
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  
訟牒及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

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  
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  
前司置讀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注 太常寺置少卿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  
皆備 國子官不設 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  
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  
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  
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侵江有  
請窩里啜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莫王窩里啜魯王  
捷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  
之除以至謀叛蓋始於此也未幾窩里啜死以捷懶代之

宗盤行  
宋國王

兀术成  
邊

蒙四叛

進除左監軍兀术為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  
金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  
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於外 兀术  
戍邊屯於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 窩  
里温自燕山入見卒於路兀术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  
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  
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於彼  
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  
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  
河及創開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  
侵江南是役於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蠶起海道之  
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  
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

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  
有厚賂而養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  
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先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  
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  
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闕師古為將發鄉兵三十萬  
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  
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倪統之西路由光  
州犯六安彥舟統之 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時  
倪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

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子濠壽之間猗以致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沂中至藕塘與猗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猗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猗挺身走麟聞猗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於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於北去亦不失為

子 豫欲立

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兵 夏國興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於鞬鞞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以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离曷無能為也

丁巳

天會十五年 時宋紹興七年也 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

自黎陽歸燕山 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祈州撒离曷

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离曷以內起大獄各不知草地避暑 粘罕乞

免官為廢人贖慶裔之罪金不許斬慶裔於會寧市慶

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其言事豈至於

斬高慶裔

宋徽宗  
反后上  
仙遣使  
奉迎梓  
宮

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恩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春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是年宋問安使何蘄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於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鄴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劾當以瓊為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除拔東為左都監大捷不也為右都監大起諸路軍馬南征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

府祁縣女貞千戶斜也字量之嘗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於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以陣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於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廢劉豫

金國廢劉豫偽齊亡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於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成於陳蔡汝亳許穎之間於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遂令捷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為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時豫弟

擒劉益



益守陝西上又別遣撒离曷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  
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  
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  
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足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  
餘萬兩糧九千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  
昌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捷懶逼其北行且問豫取  
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捷懶從之行近相州繼  
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  
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於其中彼人  
視之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尚書省於汴  
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  
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克國王

汴京建  
臺省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  
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戊午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燕京建

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

若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為三司使

金主旦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

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

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

京曰度支上京曰監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

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為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

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使密與群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胄來充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离曷與之約故也撒离曷醜之可求卒於路可求之被毒何哉蓋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离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之

撒离曷  
被擒歸  
南

冬左監軍撒离曷自雲中馳之陝右將見左都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离曷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离曷歸雲中

撒离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摧撒离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乙未

天眷二年 時宋紹興九年也

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

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

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

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

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

廢劉豫  
許以陝  
西河南  
地歸宋

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  
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遂爾世主我國家  
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  
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  
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  
河北者聽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朮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捷懶之力也捷懶久居濰州回易屯  
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  
功於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捷懶  
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好富庶然名  
藩巨鎮膏腴之地監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  
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豈可弁之當  
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捷懶再四言之始取

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捷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  
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捷懶止有意於山東  
河南只得歸之於宋

髡髮左  
社赴任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東渤海地戶部  
使命下日各髡髮左社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於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李  
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貞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  
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  
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拘留宋  
使  
搜捕士  
虜

兀朮留宋使王倫於祁州密奏於主曰河南之地本捷懶  
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  
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  
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祈州夏元帥捷

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群起為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於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於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塘為魁

秋郎

吳矢反

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克國王

夷宗盤

族

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覲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且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

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頽一兵群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撻懶伏誅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遠壁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於同歌舞共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覲覲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下祈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之子大撻乂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事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

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祈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悅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焉藉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蠶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迂左右

大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後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豈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除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於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青者遼東大擾青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

軍侯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  
盤據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庚申

天眷三年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沽

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

河置寨

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

防托諸

其中被虜漢人相約於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甲聚

於邯鄲之西相結上大行為盜 大行義士夜被懷州萬

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

城既旦集父老於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

宋官軍耶大行盜賊耶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

既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社慎無得扇搖

妄動恐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

等為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於是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官人呼粘罕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汾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至於晝為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為先容耳

兀朮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

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兵集于祈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离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鄆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詔諭諸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畧曰非朕一人舉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懷寧拱州又陷南京遂留守路允迪金國渝盟以葛王哀知歸德府哀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王臺允迪為主哀為客允迪奉觴為哀壽哀酌飲遂送允迪于汴京哀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离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  
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既  
而撒离曷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為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  
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术敗  
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裒及龍  
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為宋劉錡所敗馳詣東  
京告急於兀术兀术至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  
非昔之比國主臨陣預見兀术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  
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  
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眾平  
旦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术自將牙兵三  
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常索號鐵浮屠每進  
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後以鐵騎馬左右翼

兀术敗

于順昌

府

兀术用  
拐子馬  
大敗  
兀术兵  
還汴京

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  
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  
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  
於是復以葛王裒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术自擁其眾  
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是秋兀术再提兵與宋將岳飛  
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明年改元  
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  
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术戰又破之軍至朱仙  
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  
皆陷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  
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  
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過  
出師時臨時取旨

辛酉 皇統元年 時宋紹興十一年也 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

兀朮舉 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

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州濠州廬州和州至拓

後 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

敗退逃于紫金山

兀朮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

閏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錡兵之

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

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

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

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

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

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

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其與  
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  
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留  
至是不

因聘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畧言當遣尊

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於是又遣

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三人來

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而又欲割唐鄆

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錡克報謝使曹勛

副之

兀朮欲  
議和

議和許

以淮水

為界

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  
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  
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諭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吾

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據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兀朮以秦檜謀殺岳飛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和北隔凡十八往返乃迎歸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少飲酒嘗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于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蠟書

馳以為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壬戌

皇統二年時宋紹興十二年也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割地

宋割唐鄆於金

鄆於金

又割商

秦

使割唐鄆等州入于金盡中流為界宋又割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耶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治水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快快後徙金州秦檜醜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离曷曾犯和尚原折合字董曾侵犯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

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時廷臣多言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比不為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擒之黨也

太后歸

八月歸宋太后常氏于進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是年

太原平

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 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於大行殺契丹都統

陽義士

馬五大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於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

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

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

與判官盡為橫所擒 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

府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總管判官鄧奭以三千人討

之奭軍嘗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

則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鉄騎五百與奭軍會大誚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為梁小哥首殺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裒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比走哉

癸亥

皇統三年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

殺陳婦

姑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軍

姑

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軍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下高定二曰人丁軍

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口至於

一絕人丁至於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宋使洪皓南歸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藉于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與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大風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

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虎於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內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

亡也

甲子 皇統四年 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

馬拽固謀亂府收叛眾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倫素不相能會

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

作亂殺烏倫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

天中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

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

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穀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

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乙丑 皇統五年 時宋紹興十五年也

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

軍 創屯田 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貞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

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

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

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 秋七

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

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新律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頒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有間創立者如歐婁  
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

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决臂仍拘役之使之雜作  
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  
異矣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  
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  
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大王者以戰多貴  
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  
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  
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湏稍迂延終不能免  
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  
命通事替易他紙繹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  
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喂者再庭下已有牽攏  
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喂好也狀  
行矣湏吏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

河次

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毫及應  
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  
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丙寅

皇統六年時宋紹興十六年也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舊

內太狹統如郡治遂後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  
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夏左副元帥撒离曷以罪誅撻  
懶既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离曷皆女真人不知其  
族屬之遠近女貞萬戶湖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為  
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北西大敗於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  
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  
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

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於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  
一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又為糧累或賤  
售於人或弃馱馬或督之行速則擲於路由是饑饉不  
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离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  
者臨敵並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  
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不能造飯者  
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毛之後詎能久  
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勝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  
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  
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  
之何

丁卯皇統七年 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  
宋使賀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

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  
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  
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寢染華  
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拽馬以上已國王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  
中元下元四月八月日皆然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  
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  
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滕骨國平初撻辣既誅其  
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  
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  
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

選民間  
室女



以北二十七圍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字極烈為勝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字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戊辰

皇統八年時宋紹興十八年也

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數

中京群

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終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

犬死河

暑五月汴都大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

天落水

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九月國主遣廉訪使省徭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

龜

十月以故宋王宗彛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昨王元者乃國主太祖旻之孫

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帝者亮以誣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譖於主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於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乙巳

皇統九年時宋紹興十九年也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

日食

不見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東討平之

黃頭女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

真叛

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

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

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皆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

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

鷙朴勇鷲不能別死生中每出戰皆被以重禮令前驅

謂之破軍後役之益奇廉給既少過掠所得復討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髡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岐王亮  
弒國主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王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亮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住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典國奴也此人好屏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伏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警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

曰興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立岐王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

亮為帝

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還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王伏劍謂眾曰主上暴薨岐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眾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為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

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棊戲象盡失女真故  
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  
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以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  
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踈擯而骨肉  
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完國王宗  
雋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  
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  
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疏族於屬為子所  
謂兀室也其次曰撒烏曷為左副元帥女真人不知其屬之  
也又其次曰撒烏曷為左副元帥女真人不知其屬之  
踈近自熙宗淫行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  
而亡餘皆不免於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  
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既弒亮以刑餘之

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  
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場王上

海陵場主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初時名  
 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  
 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  
 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  
 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  
 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十九年十二月  
 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  
 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為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年也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  
 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弑國主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

赦天下

轉官資

放租稅

庚午

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弒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  
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元術開國  
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  
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  
之罪苟能裨補公和別議族賞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  
便除故盧馬政夏國鞋鞞公邊招討提點兩國市  
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  
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嚴嚴禁不得夾帶  
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  
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鐵錢盡拘之  
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  
五十貫於民間北地貴地百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八館

議遷都

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  
至於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  
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閑因問漢臣  
曰朕載運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南為橋江  
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  
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  
地我國旺氣况是根本何可弃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  
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即主曰可遷都  
北蕃上都黃沙之地非常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  
為即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  
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王嗜習經  
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者而慕之

築燕京

成

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大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菴杏村皆在焉

辛未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

巫伋祈

請

使伋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乞修奉陵請主曰自有着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壬申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

遷都赦

天下

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癸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

元夕張

燈

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無故申明衝政者以大不恭論

甲戌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

寧江州

獻瑞桃

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臣稱賀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

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耶  
開倉賑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饑詔開倉賑恤仍詔數州年穀  
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閤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  
留所在開倉賑恤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  
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效

乙未 貞元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

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

及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  
秦檜卒於是迂都之計稍緩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罕所執而  
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  
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  
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

云挈舟走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  
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漢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  
室撫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  
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撫者在軍知  
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  
弃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  
回終於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  
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檜地方再專國故又十有  
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故元且  
隆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

方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畧屯田于葛

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

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

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寶亦降大寶

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寶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

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寶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

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

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

田  
經畧也



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  
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  
大金遣余覲至其地不能平金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且用  
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  
詔畧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踞  
躋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  
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  
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處燼于一  
炬第山川原于秀麗卉物滋朕風有志焉惟則勛勞其  
寃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  
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  
內侍為大金所虜也

京  
後修汴

丁丑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時

大宴群  
臣

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  
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

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  
鄴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

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酣梁漢臣請曰今  
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於汴京乃是

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  
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

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貴人臣  
也是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

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漑冬  
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灘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

視察風  
俗

制戰陣

法

虎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

戊寅

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

夢受帝

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

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

應既覺聲猶在耳既遣人至殿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

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

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於外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

謀迂汴

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

京

嘉四人謀欲迂都汴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

天時主喜求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

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遷興征伐亦恐師出無

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

詔毀古

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

春

冬制私家不得隱歲緯候圖識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

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

夫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

盟之意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

正使中為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

汴宮後夫萬計此必欲迂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講

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

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

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於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

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於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今諸

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初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始為先鋒五也主喜其言

大興宮

室

造軍器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啟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後諸路夫匠造諸軍器於燕京令左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宋太后常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常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伴使

賀允中

守節

滿金國

事

庚辰

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体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叅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即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守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中禮

部侍郎鞠蓋溫都謙往弔宋太后常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中允館伴又充送伴使中還言北境

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討之兼乘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誅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啓楚王謂德王澤生曰梁大使所請即主輒行之其將柰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於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也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

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士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耶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笑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五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以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

安地國

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牒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場王下

辛巳 正隆六年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太史奏

當交不虧群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

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

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計 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

宋賀天中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

久矣全因導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旨取將相近臣議事

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

當於八月至今國大率皆慢辭也 國主令諸處統軍擇

宋欽宗 崩訃音 主

選精於

射者流

細軍

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葦絲眩甲紫葦為上黃葦青葦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說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詰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詰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一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為遊說耶遂賜死國主率其眾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雙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主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怵於梁太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即主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即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若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蓋彥忠即宮中弒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後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

日方出

國主南  
俊利裏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  
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即拜諤為漢南道行營  
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  
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  
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  
奴副之由是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  
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  
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  
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後亦到遂飲酒時亦

守孔彥舟進木犀一株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乃江南  
植以為薪於是所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  
部尚書胡隣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隣曰是江南  
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  
觀其地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  
已罕况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  
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  
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  
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  
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

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寶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陷安豐和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清先以百騎犯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河琦從之俾為鄉導

金師為

吳挺向

起所敗

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隔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成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徑自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倦入江中至晚至北兵退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金兵敗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過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於照城坡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來瓜州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錡



于皂角林

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李寶敗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金師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宋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

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弥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

渤海軍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

叛

刑馬祭

會寧府立裒為帝主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

天

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

金舟沉  
溺大收

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鯨船迎擊士皆殊死閉我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閩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

諸將謀  
殺即主

將約三日半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淦殺之過退有盡戮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主有細葺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即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尔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

國主中

天崩

皇子被

殺

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火星墜其声如雷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在府上書云以太乙苟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哀既立遣廢主為海陵王謚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着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師敗  
遣使入  
宋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弥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覷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吟一詠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於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汴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自世宗至十二平叛討少西... 書... 山... 平... 十... 金人... 五... 夫... 無... 興... 西... 王... 靈... 珙... 德... 宗...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生有神

異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於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於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捷懶兀朮諸父南征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允中丞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

立哀為

帝

大赦天

下

辛巳

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傑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哀為帝十月庚子朔哀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時海陵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

殺海陵

王

自汴金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元戎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于

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後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 紫茸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楊林渡翌日乃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

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

祠天地

輔非帝王所稱改曰亦遠追謚懿宗故主竄謚閔宗未幾

社稷

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克西京留

守 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誥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於是畧如汴京故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迩比因還使當路惘悵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煩奈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弊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邁至燕帝鎖之館中抑令於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

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於王彥攻汝州者敗於吳拱闕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高虢陝華州凡四部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陷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存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

京東義

士

宋高宗

禪位

殺 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听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於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幹餘黨蕭鵬已耶

律迺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荅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

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統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兩南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統石烈遣書遺南送宋

宋

盧仲賢持報書以

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

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  
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  
知閣門使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太子越王允升為  
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  
子允猷皆有勲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  
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  
不聽

甲申 大定四年 時宋隆興二年也 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

造總計 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  
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於民自今除每歲收支  
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

之數且以革去吏姦俟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

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

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

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

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衣初式再易

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立主和議陰諭

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

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

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

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穎河口

見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於初議

四郡歲

幣

宋主和

議



中國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  
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  
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諍同詣燕山國師亦罷宋  
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  
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  
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乙酉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

賜衆帛

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  
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  
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  
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丙戌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二年也 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紫

大會群

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大  
旗獅豹繞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且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月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  
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  
畧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  
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  
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盟熱內

附

七月盟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  
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  
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

行幸行

官

二月庚寅還宮

丁亥

大定七年 時宋乾道三年也

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賦詩

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

免行蠲

色役隸之後為白戶 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

租

陣塲者蠲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

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  
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  
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  
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  
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

一升半 下節與節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戊子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

置權

場

後始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  
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權場博易俟得南貨回  
後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  
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鰲鎮盱  
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權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輳集  
去處增置以聞 七月以水滯遣使巡撫流亡人戶 詔  
以疎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

己丑

親決不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時宋乾道五年也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

問民疾

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  
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丞相統石烈烏石為右丞相翰  
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

省

大定十年時宋乾道六年也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於燕

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

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恤 五月宋遣范成

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畧和約

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碓以為言援昔時無

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  
奉迂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塗  
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  
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  
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  
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  
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

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燕群臣

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  
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

更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李誥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

三人 三月己丑朝日於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除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動誨緘欲重遣於輶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乂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迂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來祈請

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止許奉迂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乂安陵寢難以輒迂及靖康靈亦難備請向來已許迂送今返辭以為難於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葬權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宋遣使

來賀正

壬辰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

宋使守

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有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

節

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再開倉賑恤 冀莫澤潞洛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敗及無辜而強壯迸逸竟不能制 八月皇太子允恭薨

皇太子 允恭薨

大定十三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攻于南山詔以頻

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倉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 西夏遣

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

之 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甲午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

乙未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

丙申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 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

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

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

陳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中議後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中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

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

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

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使矣

丁酉

大定十七年時宋淳熙四年也正月賑大名府路饑恩濮滑

三州民特甚流亡等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

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

事以權直學士院竇者年同知中書省事四月三日國

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

十五人完顏兀朮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

自漠北君臣帥將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宋混

一南北諸蕃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

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

賞牡丹

賦詩

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是有志報復今膝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鬪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懼飲即君却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戊戌

大定十八年時宋淳熙五年也正月翰林侍學士張酢吳

興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主言曰軍政不修幾

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

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

西夏攻  
麟城  
陷擄金  
帛子女

矣願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 九月  
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峒遵源有邛都部之首  
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蕃僧諦刺者約日為應國兵與戰  
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戍于麟州  
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令雜

兵對臨

大會部首

###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乙亥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

晉王被殺

晉王允猷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  
啓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視之晉王已殞胃口  
皆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  
有張觀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勝算衆疑  
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  
下獄鞠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  
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



太子謀

叛

升覺之詰曉徵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遂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過宇宣詔約且約日合戰至捕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太子

庚子

亡遼遺

族稱帝

大定二十年時宋淳熙七年也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幹罕為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統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

立皇太子

子

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為金原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七月立皇太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三第四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辛丑

時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

東南地

震

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闢之間高慶  
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  
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  
興化宜矣

壬寅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紹愷民畧曰皇祖

下詔恤

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  
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  
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給以優  
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地賞有差

癸卯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

甲辰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

乙巳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也

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

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  
獸皆白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  
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穎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

隆暑詔州縣決繫

丙午

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

禮 孔廟祭

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禮陵遲女巫雜頌淫進非

嘒暮鳴

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嘒暮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丁未

大定二十七年 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說至十八日而罷

元夕張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己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

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

太子允

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皇太孫允恭二子長

恭薨

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孫也

戊申

大定二十八年 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七月京兆府路總

獻卧沙

管木木石魯達以卧沙羊入獻

羊

閔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軋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沙 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為告 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時不可自至朝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

京其閣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乙酉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

僑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脩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脩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寮進獻表張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辯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為世宗允恭為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害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興宋為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以謳歌之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成

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饑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克彊云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 左僕射知中書有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直學士吳興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石冠石州

辛亥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

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 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為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於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廊坊州又攻

朝綱不正

### 保安軍

壬子 明昌三年 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

益恃恩用事夫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畫權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使弱矣

癸丑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

子於厲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官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子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夕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

京師謠言

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  
且聞王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  
适蒲刺兄察為統軍與高等相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  
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於鄭王王亦許之  
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  
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唐适  
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具送大興府鞭之适  
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  
來隔窻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  
告成大興尹蕭宗裔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  
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與申漏六刻

駙馬謀  
叛

夷三族

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  
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  
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  
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  
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省卒莫違於常刑非忘本根骨  
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  
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思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  
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  
佚自用聽譖多疑既誅允蹈又黥其伯允中於平陽

甲寅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

辦據五國城以叛初大辦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三子

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大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方為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

為僞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康孫既至與其腹心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許諾徑携以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弑我無可柰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思為救國靈耻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三路提點萬侯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



策諸路

甲

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於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於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以約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為其所取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埋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饑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愛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

愛王遣  
聘大朝  
求援

攻寶奴  
壘

大朝即

蒙骨國

鞑靼也

秃体大

極

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相喜曰大王無慮待即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至五樓城進等與戰北人秃體大極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遂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卧疾猶未

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  
遣使鄭湜來告登位洛中土副之改明年月慶元

明昌六年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自愛王之叛師旒大喪

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懼言解之曰兵  
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  
兵少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  
達旦以是為常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  
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李璉侍上  
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  
主時或酣醉日晏不采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  
坐膝上批詔內降慧照便媚善能詆譖淵各獻珍寶服玩

以相固結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 明昌盡六  
年

乘安元年時宋慶元二年也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

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

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

入寇河東陝西吳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

在都堂慷慨謂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

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為憂遺奏極

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

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帶

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

夏人入寇

貶中外惕息

丁巳承安二年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

山東寇盜屯結

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源仍奏遣其地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罕推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撫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早朝邁坐於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痴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

天翼江淵辭行

州源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

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廣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時宋慶元四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

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

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叢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民徽閣內侍余琬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民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壺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時宋慶元五年也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繼為  
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  
鼎彝俎豆敦盤樽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  
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  
並入學受業每季臨視課其優劣生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  
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春和致賞牡丹詠詩時  
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未明玉一棧地方發生  
雖有其天工造物本無私先帝顯宗亦嗜酒曾于世宗廟右  
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綉締歸里  
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

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器：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  
山長水濶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  
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為煬王所弑  
叢塚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真享我不敢  
費公錢我自布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省得我  
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  
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圖遣  
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  
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  
于寺傍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璧諫不省時國兵屢敗爰  
王處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  
爰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殺鼓樂

徧趁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  
子如此傲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  
誰信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  
默如痴風焉

永安五年時宋廢元六年也自爰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  
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秘書監虞世爰說爰王以世襲王封竟不  
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待  
河水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驅而前爰  
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剽木為舟中  
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爰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臨大都城圍合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  
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臨大城去疾退  
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

碎二十九日和龍隔遂取東樂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  
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蹙嶺踰大漠涉東韓白龍城  
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固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  
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  
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  
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  
遣都官郎中吳旰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丘因  
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虜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  
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  
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甚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  
趙皇恐以醉為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旰之使也善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旰之  
旰昭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旰

入境與趙過于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

來而已秋宋光宗崩

恭和元年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是年有群牧使耶律得壽叛

聚兵數萬以羊尾為大師主拜十一騎為元帥馬統石烈善樂

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得壽羊尾遂追其餘衆至草

地凡六十而歸 冬浚界濠深廣各三大東接高麗西達夏境

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恭和二年時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宴于西涼觀鄂王資

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主曰

方與諸王公樂飲何苦耶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

起北兵雜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

見偏說挽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耶侍郎李

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嘗自為

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  
為長夜飲詔大典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  
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勅市肆歌勸大典尹完顏天穆奏  
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  
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時宋嘉泰三年也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  
令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則以示主且喜且笑會  
寧臨失平濼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  
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策更不說耶汝回曰章疏  
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  
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

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  
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  
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  
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  
北溝南則為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  
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

與大軍戰于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  
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



軍舉火瀰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天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戰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于奮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為輪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臨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喘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于燕蓟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馬

橐駝之類並皆收收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餘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瘠飢疫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為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後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慘曷若勞苦于城郭之間民始遣遂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來矣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群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克王天驥曰兵已遠來而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為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兵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

竹木茅等盡燒于水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  
入長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  
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

泰和六年

時宋開禧二年也

正月詔求直言權叅政蒲察兀魯

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  
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襄  
信縣王大卽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  
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  
縣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  
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兵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間大  
軍必將後動西夏窺陝西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  
聞南方事當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比四十三年是

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虜世讐有稽報復爰遵先志決  
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  
人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  
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  
等還至蕪縣圍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興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李奕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  
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閬外州之地求  
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 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  
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  
鵝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蓋衆矣國兵自清河口  
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  
守將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為襄陽府又

臨隨州宋守將適州人具香花迎拜歛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于是濠梁安豐及並遠儲戍皆為國兵所陷又陷西和州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陷成州守臣李顯之道攻六合縣過宋師于胥浦橋宋師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州渡遣使吳端持詔印受宋吳曦于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補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時宋開禧三年也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統石烈志寧皆有和意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撥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得撥復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

書與西元帥乃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向以藥物縑帛西帥落緘却覲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畧云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川旋為宋人所取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瑄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遂時國所索于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磔殺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春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仍遣使許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五

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師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亂生蕃也鄰接北虢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亂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千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擅欲興師規圖進用昏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比地相與獻謀又有諸亂輸其力于是大軍蓋銳怨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僉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十一月上崩在位二十年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

意擇色之娛內外嗽、機事供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因畚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天貴江淵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爰王叛于內邊釁開于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王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與尚書右丞撒罕共友之 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罕大師領

三省事封中王 詔郡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  
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 詔比造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  
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

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群臣之諫而止敵人聞

主新立而喜曰彼若懦無能不足畏遂決意南侵 是月熒惑

入太微垣犯執法 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

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

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

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熟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三年也 二月詔河南河北沿邊募飢民修

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 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

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開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糧

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禮部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

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世昌曰朝廷閉雨

徧走群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

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郊與地

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祕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

田科初遣使行諸路視田之墾廢以為守令殿最 是春西夏

始為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靈而反

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

定是時大朝國勢益強但居其故地于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

領之所謂太師國土也 韃靼之先與女貞同類蓋皆隸鞞之

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

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

麗唐滅高麗其遺人進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威靺鞨皆屬役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貞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地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宋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漠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鐵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又有滕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

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辱賂之其國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入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蒙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圍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又先有隣於金界者其真討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歲大金取崑岡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宋開禧三年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為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白之名此白韃靼也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其為妻國中不送白

廝波怨怒叛歸黑韃輒以此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  
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  
事之 七月壬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與  
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  
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統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  
甸執中者共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  
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  
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  
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合同烏林合將兵以禦之相過于野狐  
嶺下吃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  
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  
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 十月至大軍至晉山縣距燕京  
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

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  
南宋遣使余嵘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林  
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城內外亂甚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  
奏請京城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承順東義寧花新興  
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  
世請避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  
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所 初忠獻王罕之有志于都燕因遼  
人宮闕于內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後各一門樓櫓城整  
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廩倉甲伏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  
王兀室及韓常突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  
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  
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迁入東子城百  
官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

屢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  
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  
急奔回是晚大軍營于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  
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水  
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心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子城  
內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剗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  
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距馬于南柳街  
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槩禦之以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  
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返候火息乃退天驥  
力戰而死律明入守內駕自逃城旁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  
以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  
將軍邵邕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逃至自城上  
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

許之且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  
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  
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主命議之于明堂殿翰林學士張  
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陷攻不  
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道鑑以呈聶希古  
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縵錦帛可耳聶早凡懸三百  
縵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縵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  
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  
于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于  
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剗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重慶元年時宋嘉定五年也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顏完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于掾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高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復兵之來此不知會被掠大將軍務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務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賁興等進至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規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臨行至臨潢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曰二月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彝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

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候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良復曰已四月未五月改元合祭天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萑茂大典尹烏陵用章親課大典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喬河北路都運唐昂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滿望狐兔出沒盜賊縱橫營潞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西河簽兵上為敵餌無益也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

王不能決，彘希古曰：「迂避當早為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立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滕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滕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撓。彘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也。不可。大城汗濬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浣容養力，以候其至。但監閉大城，俾之不可往，入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

之策。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臭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梯墜硫黃，破絮、點油，間塞于所疊木之下。初八午大軍登木，唯用衛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于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剗其寨，用章曰：「不可。湏是逃，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其所覺，群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衆難以來，凡所說皆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兵

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潘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錐澗尺尾者作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殺翠霄殿燬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遠為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夾擊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存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三月遣中使云人于大軍所經踐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酌內出祭

文其略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之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苦填臆有賴其泚文者既頌行讀者泣下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戰而敗主默之八月起訖石烈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營燕京紫金閣執中開閤延敵守閤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閤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收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比賂故放入閤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遂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閤

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昏為武藝軍所殺  
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  
賊欲反何謂降之使力戰自旦至于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  
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蔣王  
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  
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之執中引兵入  
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令我何往曰歸  
舊府耳王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嚮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  
其以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于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  
李鑑成弒主于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為東海郡侯  
國主為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  
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肩之何言二則曰  
蹈叔餘殃毒我宗社骨肉踈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

罅隙泰和年盜賊縱橫邊圉驍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  
矣國主繼之愷愷日甚人懷宿昔之憾逆動無名之師力不逮  
心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  
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後遣手詔  
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權骨肉至親化為仇怨誘引外敵  
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  
難靜晦以處息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回辭王是朕之姪朕  
是王之叔勿行聞言憑陵以逞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  
兼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營與湘東為叔姪之  
仇營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  
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為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  
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訖石烈執中召蕃漢群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于道遂立為帝甲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真祐元年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大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

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亂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遂以其有功諭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亂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弒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是平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皇來賀止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真祐二年時宋嘉定七年也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過乃蔚州吏劉伯林

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都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還相呼詎由是人無固志而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月初九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去文書一囊綃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使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攻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之應之三月復圍燕京師京師之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送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三千疋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

左丞相完顏福以為質主昏逆之使來送女時公主見在七人惟東海郡侯少女小姐最秀慧遂以與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圖燕之父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逆之大軍比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與在京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于是無敢動者大軍既破關盡驅山東西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如鎮國上將軍燕京之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大明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仲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翔上國為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于忠

烈王蓋以江南為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江南計也謀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于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夫魏文帝都隣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託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仲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勅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仲無以應祥明曰他處不知如何燕京斷不可留舜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豐此八處皆地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而

河之中聞崇義嘗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瑄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此間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遷鎮得人亦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况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為遷都計議久之不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外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做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恩盡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于祕書省嗣王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做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關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窺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外

人徒見畫河之議歎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為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于百戰之間將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已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常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秘書監燕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廸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獲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咨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耶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

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于因仍又非所以為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官孝廸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禹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為鑒誰敢議此吾國兵數不比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惟自上以定都于汴衆猶以官孝廸之言為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時直院孫大禹再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處朝行謀始謹終考其設施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忽



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群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  
惟懼顛末之有由彙將終為國之害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軍  
既反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十騎  
經由山東以趨淮南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  
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  
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為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  
于政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  
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 歸三  
京以誘其將兵于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  
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于其王此其二也天會八年  
冬請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降其臣  
如趙鼎張浚則志在于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于兵事既不  
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屈陰有以送遂縱秦檜以歸

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  
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  
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  
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即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  
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  
難定不防衛于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  
模既失雖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為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  
疏于王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為外敵雖強若力戰以  
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胃襟以保心腹此一說  
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  
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  
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今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  
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

中山府夜召郭彙師耶律乾忠誠之忠獻以勸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將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揚斷東南之援彙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幾日曰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

河南路統軍蒲微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醫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晚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上蹙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彛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應京之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從彛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彛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省蓬萊院貢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廐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人皆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棊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

才護逆金帛以聶希古為提舉行官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二十八日駕興昌送于南順門外十地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猷頓食凡二千與上令分賜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婦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大元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二日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瑄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時久

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願叔請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旦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大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寶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者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治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凡先辦衆咸

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  
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諸郡為  
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 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駕翌日肆  
赦仍降罪已詔畧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  
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林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  
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國遂迷故道朕  
念先王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讐  
于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  
宗并有汴京其謀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  
為茲艱難多憑忠諫云云建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于彛制  
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無人云云已勅攸司精于選士  
凡在見聞咸思奮起 次日有旨令張思顏等分別文籍書畫

圖史彝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  
在誰知又此耶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  
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  
加恩皆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及盧之憲  
二人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  
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罕欲贊太宗都  
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于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携以  
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  
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秦和未  
有重謔曰易水流汴水疏易過又休々兩家都好任前後提運  
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 大軍既歸聞上迂汴京怒  
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為欺我之計耳八月  
復引兵圍燕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

主皆與之冬燕京亂軍亂叛與大軍共圍燕京 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 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佑三年 時宋嘉定八年也 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過大軍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合保涿之兵五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

詔既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隨亦被誅宋通鑑注云完顏福興自到死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也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 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過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 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至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兵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太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灤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輔張進二人也

信安軍以守之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佑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山東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于太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于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萬葉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虎為古，今寇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

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佖師陶無君臣之別，元帥撤弓未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杓，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主南遷後，累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繼，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群臣，不復有賴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為之感憤。

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而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

攻回鶻奪其織珠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  
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逆其前騎  
哨騎往來直至許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孛吉詣織都堅城  
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  
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怨于宋兵端再起矣是年六月庚戌  
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  
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  
南宋四川迫鳳池堡陷天水郡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黃牛堡  
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據之  
興定二年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軍李全叛歸  
南宋全即李鐵槍也本連水縣子奉和年間邊事方興是時  
已為宋戚拱所誘焚連水縣國中散而用之至是復叛國兵  
圍宋皂郊堡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焚

其寨國兵攻宋隔茅閔棚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宋  
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二月國兵猶圍皂郊堡未去久之  
無援至是陷之宋師死者五萬人陷宋湫池堡焚之圍宋  
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諫之棄城走丙辰白  
紅貫日是時江上用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  
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為其所焚  
三月宋師復取皂郊四月國將包長壽復攻皂郊遂取西河  
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攻宋大散  
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五月癸未蚩  
尤旗見其長竟天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  
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時宋嘉定十二年也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拒  
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焜拒之又攻成州守將張威自西和州

逃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軍又攻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彥昉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光化軍破鄭山縣進逼軍州 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陷宋興元府又陷大安軍分攻洋州陷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于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土魯安棄軍走為宋師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于唐人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能應援已折而歸北蓋懷二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珣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黃州之麻

城自濠州侵黃州之玉碛自盱眙侵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貞州六合之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樞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齋州守臣王贊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時宋嘉定十三年也 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安丙遺西夏書定議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捉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益川鎮進攻定邊城回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 宋師取金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煥 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信引



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信邊西夏共攻秦州夏不送十二月宋運水忠義統轄石瑋來歸于金瑋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時宋嘉定十四年也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閩

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遁三月

宋虜再興攻金唐州不克國兵陷宋蘄州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

甲午太白晝見國兵陷宋蘄州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

全追擊金師失利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十月宋取金滄

州十一月宋安撫張琳以京東諸郡來降是年大軍來攻

蘄州綏德延安廊坊皆陷興定六年時宋嘉定十五年也五月庚戌太白晝見張琳既

降宋種濟攻林于青州林走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

穆日華除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願叔

請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八月甲午彗出氏九月壬戌

彗再見辛未太白晝見是時太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

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

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泰和年間大軍深入灌水攻城

事急西夏王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

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于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

往攻西夏西夏國亡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正月政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舉

恩西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興調恤三月張琳所部

邢德復叛歸于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副都統完顏大

濟侵于宋隨州棗陽軍不克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侵宋和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樞密烏古論

太白晝見經天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樞密烏古論

延心統亂軍一千備之 五月詔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返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少為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為夫妻蹂躪山東州郡登其婦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為宋有繼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為理宗明年改元寶慶 九月太白經天 十月帝崩謚曰宣宗

宗宗幼美風姿好學美談論尤工于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年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于敵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滅應其坎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 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逆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宣帝不幸遭家多難欽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正月降德音于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構行伍為國馳驅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州

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 詔郡公卿士有使人益國者具狀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任往議不稱旨詔免任官

正大二年 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來請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為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而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為國萬一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修大軍候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鈇任往饋遺不贖 是時群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版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

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 時宋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審計軍馬芻糧之數 四月孫大昂除吏部尚書權參知

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北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三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柝津東至邠州之原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鼓水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

時宋紹定二年也

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

戎等州皆陷 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之南有山比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搗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

至必分潼關之兵以救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  
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興繼世聞敵滅金必  
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統石烈牙吾吞曰留  
臨淄郡王張貴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將兵救  
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時宋紹定三年也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  
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  
軍叩關仲德與前帥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  
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  
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  
山東行省完王用安泰息陳頴都統烏古論鑄皆以援兵至  
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

數十日大軍失利是年八月太白經天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時宋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皆失利不  
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克之選四萬人刊  
石伐木鑿商子之山幹腹入藍關之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  
及馬數萬尺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  
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年滅  
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葭漢以入唐鄧時宋  
鄭損為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關間適大行遺  
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為名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  
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并至前鋒破西和紀興元道金洋  
趨房峽而一頃軍馬疾趨潼關國中遂遣乙黎副樞抽防河之  
兵禦之于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  
宋夾攻南陔為策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夜國兵僵仆大

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洵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刺蒲九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楊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時大軍盡至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師于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遣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紅巾擾其東矣春二月太白經天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為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為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洛陳許嵩隱商號

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五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絕其歸路主允州之比至衛州太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賀都喜死之一云主自渡汴圍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斫橋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三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寶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主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河南

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  
出身首勦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  
食而死

天興二年時宋紹定七年間也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統  
右烈小鍾兒為提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為忠孝軍都  
統升總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  
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走為亂軍射死三月白都尉反主登  
門諭其軍曰爾等既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  
言殺白都尉六月歸德糧絕上遂自毫趨蔡時山東行省究  
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徙六月  
戊戌遷蔡之父老千餘羅拜于地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  
條無不涕泣主亦歎歎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  
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又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

壬寅山東行省究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  
六不可大率以為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  
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茨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  
敵入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  
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  
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守去將  
安之五也時方暑兩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  
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  
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  
北控淄齊若委與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  
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  
志此必叅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  
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沃來歸七月

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比顧之憂人亦  
告勞爰落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  
故介孤墉而抗敵出于衆力之輸動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  
迎之禮人以至于垂泣朕亦為之動懷宜沾恩私曲加慰洗  
自天興二年一月七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及邵屬縣雜  
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而重歸德以南經  
過去處當應辦者還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  
恣耕並免差稅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  
年兵機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高爾  
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適其邦尚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  
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子節  
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而諭旨曰國家開創  
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

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為忠矣  
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  
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送叛逆者不猶愈乎况  
汝等立功常恐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  
勉之既而各賜卮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  
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奔  
潰生擒一人獲馬數匹而還 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  
東遣道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  
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  
城為穴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  
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城分築長壘為持久  
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長壘乘其上後未竟人馬遠疲  
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

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國主分兵防守四面并子城是年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仇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從唐州曰驚悸無人色十月大軍濠壘成耀兵于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圍夷其牆而退之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日出入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內族絳山時在北門閤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舡十餘艘聽民于城濠內採菱芡芡草民爭趨之數月而盡至鑿莎草根櫛

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權場于城南更相督易大軍賴之蓋修攻具斷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仲德聞之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傳城有司盡藉民力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隣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過軍民必叮呼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權右左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親傳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提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



帥王銳以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 十四日權叅政婁室  
精銳五百御杖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膏油其上將燒敵寨  
及砲具大軍覺先知于隱處伏撓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  
兵欲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  
蘇 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炮焚城樓因奪取欄馬  
塙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  
甚衆初大衆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  
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  
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 中前期築柵浚濠為備大  
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拒 十九日  
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以軟  
纏 二十二日國主微馬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道  
及柵不戰而還

大典三年 時宋理宗端平改元也 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止旦會  
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 初九日大軍鑿  
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  
初十日搗三箇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  
宋兵萬餘已薄城美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于東面搃  
帥丞麟西向回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  
國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馬城陷之  
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畧可稱萬一得免使  
祚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  
徽使溫敦僉東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升正座後主  
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惟忠孝軍元帥八兒獨不拜曰事至此  
有戰死而已安更事一君子竟以戰殘禮成威出迎大軍則南  
城之埤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

謀夾攻声震天地守者閉門縱大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高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而已吾欲謚之曰宋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謚曰莊故官僞于宋者私謚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夫皆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國君死社稷之義酌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樞帥丞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蓋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沒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北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

為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留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耶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耶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是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耶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留然既瘞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侂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擬其餘禮葬以槨余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初義宗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結畫殊有闕志後城陷始以憂沮聞出堂謂近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皇太子授為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亡國此其所以為恨也又云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獻侍宗廟

或起辱階庭或誠死空閭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等視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素間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覺大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遷已同凋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初農薄賦然陽有條寸兵尺鐵不批蒙于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于官闕一費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端之謂之宇文之令主則可然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亦付之未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于甲午終于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 開國功臣傳

####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間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盧里移春字極烈後維貴襲其官加于見授官銜雍上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賁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右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過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曰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總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貞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勅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撾而前諸酋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進逼中京吉白霄城也其後遼祚竟亡多

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  
圖曰欲作憂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  
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為左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以  
用罕為左副元帥幹為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  
將猶以為難獨罕既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  
居最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  
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  
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星見其芒亘數尺自北  
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  
鄉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于命  
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法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  
既離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謚曰忠獻詔立  
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於武元為從堂弟也胡日多鬻  
雄傑有謀畧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壑初起兵時骨捨以為必勝  
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秘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  
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皆許自專撫其  
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  
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忌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為不  
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 幹為不

幹為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為人  
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  
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為不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  
時宋郭彙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國兵亦懼幹為不乃東向

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降為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幹夷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與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皇悚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洎旋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幹夷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到環城列柵分地為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罕共以太祖之命逼張邦昌即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之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謚曰忠武

###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為人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看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封瓦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糠于瘼孟遞道而獻糠于木名有文絳可愛多用為梳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教隸駭云敲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乃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

用此相鷓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于道過僧尼五輩共輦而載  
君而責之曰汝曹群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熙  
宗朝為太傅領尚書省事郎君吳天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 兀术

兀术一名宗縉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  
與其弟耶王阿骨保同母兀术生時穹廬中鬱有氣甚異之  
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過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天  
會五年兀术與兄窩里温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术遣人  
告粘罕謂獨力難攻既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术所言遂已  
七年為右監軍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送之乃提兵自登州  
入海道攻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陷宋帝  
航海兀术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  
术不得渡刑白馬殺婦人白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

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江北屯于六合時左監馬軍誣其  
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术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  
歸于宋兀术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統意敢盟舉兵  
南征後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臯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  
矣兀术臨好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諡曰忠烈

### 銀术

銀术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  
搏熊犖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號勇者充千人長  
衆推銀术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陷其州自後  
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懷懼又感  
寒雪深尺餘銀术先鋒接戰以項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  
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世宗天會六年銀术為萬戶粘罕諸道  
進師令銀术等攻漠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

賦皆聚于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備時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  
死焉鄧州既破遂并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為咸寧都統封  
澤國王

###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于屬為子也武元起兵  
時兀室同為謀主為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  
滅遼國為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  
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  
割城于宋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  
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  
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冊故疆良嗣力爭  
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  
南州過兀室軍戰于菴過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

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  
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教謹領五百人擊之殲焉  
遂擒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  
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劄粘罕用事雖為諸將所忌而嘗以  
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為  
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捷懶亦誅死兀室  
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知數深切忌之初  
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  
七月宋克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  
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杲同蕭慶誅其庶天道如  
此詔畧曰希尹心在燕君言不近道遠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  
何歸誅慶曰迷國罔後欺天相濟既置于理咸服厥辜賴天之  
靈誅于兩觀兀室第三子捷捷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

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捷捷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  
將軍會元夕扶奴僕十輩入寡孀家蒸為元室在闕下其長子  
以告命械擊于家捷捷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  
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元室哭之慟曰折我左  
手是年元室亦被誅

###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貞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與選族帳之  
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為人憫懷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盛  
如此時因建議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  
蕭幹奔醫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為前  
鋒遠左企方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  
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  
韓常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進秦鳳為宋將張巖所

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乞五里坡擊殺巖時宋將至富平室擁  
兵驟至負柴囊上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騎戰勝負未分而  
我師鉄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  
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郡王

### 捷懶

捷懶一名捷辣一名昌元武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  
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勇乘太子兩圍宋京懶嘗以兵  
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曠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元术侵  
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援元术宋  
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並亡無益懶急攻楚  
州臨之又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其將萬不利  
被擒九年居祈州請于粘罕乞割齊國滄州監場不從十二年  
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



河南歸于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郎君  
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  
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為平章

撒烏曷

撒烏曷女貞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貞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為  
將相烏曷晚後時以騎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烏曷為萬  
戶婁室征陝西烏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  
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  
國合兵屯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高入洵陽界宋將邵龍  
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  
董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關遂陷  
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為吳玠所敗乃退  
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河中府渡河入

同州界破永興軍臨鳳翔府陝右大恐既而折合字董戰敗中  
傷退也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  
烏曷亦被誅

窩里溫

窩里溫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  
封晉王天會五年幹烏不死代為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  
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  
州會宋信王榛遣馬廣會兵而來里溫報粘罕共為之備宋師  
之北京之清平里溫捷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  
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溫請行于是代粘罕為左副元帥與劉  
麟劉猷等自淮揚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臨楚州進攻承州會  
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皇帝疾遂回師熙宗即位封冀國王正  
除左副元帥窩里溫自燕山入見卒于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

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款女真乃居遼地俗呼熟女貞如陝西執番之類也女貞姓烏陵最微賤小名醋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高蘇問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粘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于皇帝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大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貞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窳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思謀又此人常充奉使也

###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為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校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也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為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破城兀朮自江黃聞南渡令善竟楚常衛信以為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堅為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為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洲龍湫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順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為濟州守一日與其叛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款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

事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朕首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譎詐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為反其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侍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耶有司承風旨并置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松年行墨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薨謚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字文奇字辟為編敎官丁父愛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為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薺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為穎州敎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任老人

郝侯

郝侯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

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憐自笑老衰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水骨有香魂乍逐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為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許者積年臺寺不為理又訴于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美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間山寺僧曾供送官一宿之也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

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明昌初為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為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畧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邊錄傳于世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鴻臚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窳霞盡處隱、西三峯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

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炉空聽煮茶声又云二頃  
山田半欲燕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窓昨夜蕭蕭雨紅日花梢入  
夢無秦城為之泣下章宗朝自国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  
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  
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决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  
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為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  
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  
後為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  
行定未拜吏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  
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為名進士歷赤縣  
及幕官入為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為所絀  
謫靜羅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為中都路轉運副使起戶部正  
郎復坐錮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  
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  
澹軒遺藁云

### 蕭貢

貢字貞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觀察判官召輔  
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  
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  
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以仲寬抑詔  
逆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  
悅凡貢所平反多逆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

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守文于世

李適

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為大興幕官時虎賦知府事貴權恃勢以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似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人莫敢仰視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閑居陽翟十餘年號寄庵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軍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嘗得先筆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粉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

云云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永安三年進士為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未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送欲殺者久之害其鬻鬻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復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送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詞亦中選貞佑初由太學博士為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為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脇持勝作文移持

勝不從大罵即日過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  
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為識云

馮璧

璧字叔猷永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為曹郎宣宗朝  
屢以使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昝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熾  
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推伏者璧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  
重名不畏強禦與定未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  
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  
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電棠中  
節亦區、詩文行于世者最多北渡還鄉里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人其後北遷為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  
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

傳稱首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  
州潞水漕渠傳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  
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為都統府募  
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塲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賞馬七百寶羅  
理改官鐵他州郡子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  
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  
是夜解去當路者忘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  
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  
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  
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結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  
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  
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

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誅公直并及于玉玉赴官



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辟小獻諱為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若虛外為遜辭而實欲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憇于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也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

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章宗大奇之弱冠任太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太祝權大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寒自便壬辰歲過亂卒

高廷玉

廷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為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貞佑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為安撫使懼廷玉謀已乃以造逆訊之廷玉就連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卒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經之禍比赦廷玉庚死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為大典尹拜參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舉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體有政靡省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謚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汝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妃李氏方寵幸兄喜見為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廷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謂怙寵者誰時喜見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李喜見筆章宗

頷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定足矣少喜詆譖潛及在相位未嘗廢談笑然不害為名誠致仕賜京師費

胥昂

昂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朝貞佑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為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華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于位昂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養之地其為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甫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紹王朝虎賊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弒遂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上禮部

繼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宗即位授叅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 洛仲顛

仲顛字仲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顛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雲翔用兵奉顛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顛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賜號成德夫人

###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大玄至于陰陽易數無不精究嘗以一賦鄉試有司以路索為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薊州刺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

賜進士第俄預滿王定策功拜叅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 王予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于佛前則諦摩龍什于道則騎天俊于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葛巾項後挿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在項竊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招為翠帟面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寢穢在傍蛆蟲狼藉不邇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例啣金羽舞鸞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將最狎壬辰兵亂為順

武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南  
雲明日見將自言云我不能任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而後有  
見之淮上者

李獻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于左氏及地理之學 為人  
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掾屬正大初夏  
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  
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  
兄而輸幣寧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足  
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  
曰使者尚忍之耶宋以歲幣解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  
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  
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提帥經歷尋郡長安

令入為尚書省掾壬辰用兵奉克行六部負外郎守備之策時  
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學時母夢道士吳筠來托宿及懷英生  
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  
草歌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  
至翰林學士取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大星殞于所  
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謚文獻禮部趙公東文作墓誌  
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象  
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剛臣盩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奉翰  
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室宗完顏守貞可用又言獄

訟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議訕免官起為同知尚書州轉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嘉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典定中拜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歷南和令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謫訕停職後仕至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楚國張邦昌錄

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第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輔用事與童貫共啟遷蒙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既破京城勅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金帥曰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字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令聽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人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

公怕死又擬送與邦昌耶維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教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中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致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送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衙亦同宿直金帥令勅進于尚書省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搬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郡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勅進取推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送留守司遂以推戴狀中欲以初七行冊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耶遂

止初六日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即皇帝位是日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吳姓殺妻孥焚所居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為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于尚書省奉冊寶入門泮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憤欲仆立馬以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門幕次復慟有金國魯大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織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橋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其畧曰失德者七天命寶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曆數乃在于爾躬咨爾張邦昌云可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織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于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處拜時雍權領尚書省吳玠吳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

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草功陞正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  
事者拜侍也逼遂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齊制都人者范瓊  
也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  
官有進言于邦昌曰且權他日相公為伊呂為王莽皆在相公  
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方邦昌冊立  
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拜侍輦欣然若有所得  
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迫迫大國之威伴救斯民于兵火諸公橫  
見推迫不容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孔  
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為應今後有內傳出者為中旨有為  
傳者為面旨出四方者為宣旨邦昌每日于迎陽門上罷去閣  
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過  
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官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  
日張太掌作假官家金人如蕭度耶律廣王為高尚書曹必監

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讓  
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  
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  
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  
昌偕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北望  
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  
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  
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偕位首尾三十日不  
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群臣祿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  
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  
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大抵有每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  
之命耳其後死于潭州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  
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

排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觀平楚二字長嘆就

一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制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為兩湖察訪抵貞州喪妻翟氏能丁父憂因家為高宗幸揚州樞密使張懋與豫有河朔織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郡卒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出城

諸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  
京留守上官悟令叛悟焚書斬使又以略昭昭左右喬思恭送  
厚 澤說悟反昭屠之天會年間濟南有漁者得鱣者豫妄謂  
神物之應乃祀之夏附豫姦黨言比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  
本以為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  
子麟齋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贊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詭辭  
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  
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陝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  
月戊中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坊備禮  
以重紱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為大名世修  
子禮求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大名以李孝  
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吏侍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  
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為大名留守王夔為

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以歸德為南京豫  
生景州守濟南節度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  
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  
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  
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侵回俾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汪于豫  
豫除侍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為皇  
太后長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為率五厘納官十一月  
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為天下更  
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  
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興  
諸夏共承天休共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馮長  
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為寨推

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丁籍一為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  
與補効用止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集為伍軍單丁夜巡  
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比三年  
一替惟効用止軍官破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  
做官家大宋何負于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  
害乞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  
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丞相張昂權右丞相 十月遣弟  
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襄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  
及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震動都人大恐  
豫曲赦以安之 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  
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 遷弟益為京兆留守 劉

麟以所籍鄉軍簽為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後置諸左右堂語其  
參軍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蒙爭兵權幕府逆事皆闡尋  
取其之人一只金兵入界召問之面色已無生矣諸公宜以前  
車為鑒 常博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畧曰蠢爾蠻  
刑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御手批囊吞滅二  
年磨勛 西京兵士賣玉注梳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勦  
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  
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  
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而謠語使子麟  
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一上清宮 張孝純致任張昂權右丞相  
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  
曰慈獻 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  
李球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

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幟皆田家村姬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訪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長寧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大畧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并元元窮蹙 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靈宮得真珠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 九月手詔誣污南朝其畧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其淪陷不忍用兵且真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悛後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鄆萊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

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德僭壘橋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說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環遠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怒尋多散文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稅法 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同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冥 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 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溺降五官為魏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 九月以許清臣權大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鄰行臺右丞講武議軍

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以姪劉規統之一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威孔彥舟閔師古輩皆在麾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汝濬軍守宋者郃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維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兩船七百隻亡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輜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規為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弟程綸為南京留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群梟于後苑又有無數千鳴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 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捫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 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興金主乞兵併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鄒瓊等全軍人馬并

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雄充接納官 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鄒瓊為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捧投赴劉麟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德麟奏其狂壬子斬于汴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為蜀王 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歲平故自濁河以南割為隣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遠征因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廢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寧苟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余皆因治張大單于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

謂奪墜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棄而何凡尔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濁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韓元英游何乞兵時捷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鄜瓊來歸又令馮長寧鄜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跡聞于金師於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毫汝穎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黃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三百抵濟滑之間來見捷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捷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亭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不許買賣不許閑閑

仍以小畜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故五厘免行錢散鄉軍鼓殺貌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官嬪百餘人妊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封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終皆是甚者如康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併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混為長葛令有入已賍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混為金牌天使宣傳撫關陝西其汴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娼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猷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歛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

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惟心是故廢隊日亦忘之用計掩捕餘  
待之若無親至今恐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間出宮後  
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先  
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耻豫斬之至  
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 十二月自相州  
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左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  
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思與  
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寶乃通隣首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  
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備變誓渝盟  
以怨報德搆端怙亂反義為仇謫治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  
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章紀綱弛紊况所選者非其罪所進者  
非其功賂道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  
人因知省已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  
罪吊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春攸  
臚謂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今者  
國既之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成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

僉曰太宰飛邦昌天毓疏通神資膺哲履位著忠良之譽居家  
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羨擇其賢者非子而  
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  
持節備禮以璽冊命尔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  
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  
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  
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  
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  
績日慎一日維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丑皇帝若曰朕聞  
公于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職在救民乃知王者為道器威罰  
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遠運為顛危數窮否塞獲罪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摧黜黎舉白旄而殄  
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誠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  
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即送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落蒙階陰結  
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遼陸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  
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遁逃誇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  
擾吾外屬之藩隣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  
聽逆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  
傳汴首罪奔淮稚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  
質委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傳  
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使徒詰茲收類又起  
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  
淪亡無并尔疆以示不貪之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  
新封守宋舊服不料儒庸雜勝重任妄為退讓反臨誅鋤斷命



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其為  
俘虜事惟務濟人豈無無情方在啟憂樂于倚號心之幸福于  
此可知乃遣重兵雜連年討捕如聞遠竄越泉夷重念斯民  
亂于燕主父罹塗炭未獲招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  
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  
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潞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  
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知亦奚補于  
虞亡三仁至咸頌遂于因仕當姦賊搜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  
來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  
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提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  
策故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  
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微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  
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

下明詔詢考典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  
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四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  
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  
寶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福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  
護軍南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寶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  
重綬寶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來貢虔  
誠付爾封疆並泛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  
忘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謫惟命靡常常履德  
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貯

絹五千四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珍寶未見寶數

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銀八百萬錠

金國取去大宋印寶

皇帝殿玉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天子之寶

天子信寶

皇帝行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宣和御書之寶

青玉二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金九

御前之寶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行寶

皇帝之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傳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御前錫賜之寶

皇帝 崇國祀之寶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御書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御前錫賜之寶

皇帝 崇國祀之寶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御書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御前錫賜之寶

皇帝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天下同文之寶

御前之寶

書詔之寶

印詔書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中書下

印賜月茶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印香合

太上道君皇帝

欽宗皇帝

皇太子諶

夫人宋氏

女宗姬六人

夫人任氏

女宗姬二人

夫人田氏

濟王栩

康王構 不在京

祁王模

莘王桂

徐王棣

太上皇后

皇后

鄆王楷

男三人

肅王樞

男二人

景王祀

女宗姬二人

夫人曹氏

夫人邢氏

夫人曹氏

夫人嚴氏

夫人王氏

祈王撝

信王榛

未出閣

安原郡王握 喬貴妃位

嘉國公椅 任婉容位

汲國公棟 小三婕妤位

昌國公柄 王琬容位

韓國公相 閻婉容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 都尉曹寅

崇德帝姬 都尉曹成

成德帝姬 都尉向子方

順德帝姬 都尉向子方

和王棧

建安郡王模 任婉容位

瀛國公棧 喬貴妃位

相國公挺 王貴妃位

儀國公桐 大五婕妤位

安德帝姬 都尉宋邦

茂德帝姬 都尉蔡緯

洵德帝姬 都尉田丕

顯德帝姬 都尉劉文彥

未出降

華福帝姬 喬貴妃位  
令福帝姬 王婉容位  
寧福帝姬 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 華王府位

惠福帝姬 喬貴妃位  
純福帝姬 小王婕妤位  
永福帝姬 崔美人位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常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閻婉容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五官

燕王僊

越王吳

吳王必

和義郡王偉

永安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夫干狐虛王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武寧翁未極母三教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幹出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師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宋京城當陷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族衆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

草地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遷以渤海遼陽府為  
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  
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  
之盛極于此矣

### 燕京制度

國初城郭星散而居呼為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  
為會寧府建為上京其處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于  
中原州縣辟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自前朝門直  
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畧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  
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民有訟未訣者多邀駕以訴至熙  
宗始有內廷之禁場王祇熙宗築宮室于燕建三年而有成城  
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  
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唯車駕出入開兩偏分雙隻日開一

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轉東曰來寧館武轉西曰會同館  
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廊向西  
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  
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  
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  
樓閣倍之正東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  
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  
瀛柳庄杏村盡在於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三門其正門四傍又  
設兩門正東曰宣耀陽春苑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曰  
豐宜景風瑞禮正北曰過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  
有宣陽門即內城之南門也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  
門常不門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堞

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戶五門列焉門常扁惟大禮給享則由之  
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門右掖西偏  
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即內城正北門  
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葦飛規模壯  
麗矣

###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太槩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  
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皆有屋以棗牆  
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  
慶門外由峻廊上俯瞰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右昇龍門  
此兩門通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  
日精西曰月華門傍有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前有兩樓  
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朵殿

各三門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  
河後畫中有御畫小龍用拱斗闢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  
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衛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  
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此門東西兩  
井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  
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階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並樓屋下  
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  
兩門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  
廊皆入隆德殿規模即宋通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門皆有舡  
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窻戶意謂必官人居于此非內殿  
百官不到前曰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又  
有一小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內宮牆門有門兩重出入後  
苑十數步間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西

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  
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真金殿後有石壘成  
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後挽水上水自上  
流下至荆王澗又流至滄翠峰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  
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溢右昇龍門出即宋後  
朝門榜曰啓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  
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映不可勝言出啓慶門復入右昇龍  
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  
安恭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  
又一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  
壽殿復出此宮即祕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右待漏院  
自五門望南向卅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  
牆向南一大門即大廊門內三門上並畫蟠龍殿宇二十五

間高大宏麗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階位  
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畫榜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  
間東邊一門西邊一窻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  
合可開閉係歲神主慶過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  
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牆外四門過祭則開  
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改更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  
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  
祖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  
太廟迨海陵王從燕再起大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廟太  
祖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祖大聖皇帝楊割追尊遠起自  
九代龕福以下各加尊謚立廟祭祀之也

國初祖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逮海陵王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峰巒秀出林木隱映真森林之處遂遷祖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陰蓋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于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耻效南朝制度令便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太樂具九節儀從狩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日宿于正殿次日從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各執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送奏樂及歌者皆乘焉迨御座衣玄纁服袞冕執壺乘玉路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金駟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

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葺從止類中州令在內廷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中底弩手織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冕袞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其瞻作引尊詞曰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跟蹤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煙和舜蹈六龍闕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

### 壽南山

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執旗、上繪以日旗曰御座織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出一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弩手織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以真錦圍花袍金釧銀帶簇金絨拳脚幞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



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  
衣紫窄袖衫金帶幘頭腰弓矢並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  
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以為儀式蓋之後曰御  
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木帶乘騎一與  
護衛等之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道送  
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表裏皆紅羅獨微曲駕  
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拷撻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旗幟

金國以水德凡用師行兵旌旗皆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為  
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  
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絹為日刺于黃旗上月旗  
即以素帛為月刺于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綉旗二如大  
禮袷亭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徽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月月合璧一象二  
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  
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  
曰蓋天

車轍

后妃並用殿車其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緣青氈為蓋四圍以

簾秋冬亦用纒並用錦綠柱廊月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並用銀離頭

國主織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織用金孔雀一品青織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用青浮圖

###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諸袍玉匾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閑暇皂中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幘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幘頭象簡玉帶佩

### 玉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相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順大夫武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散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紅鞋烏犀帶文臣則帶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將軍至忠

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紅鞋烏犀帶文臣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並象笏黑鞋角帶

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幽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掌保護東宮教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

掌周衛軍徒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

掌門闈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掌中馬廐牧子畜牧醫

太子掌贊二人掌奉贊謹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

掌司贊禮儀

太子侍止

太子侍丞

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

掌奉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

掌奉藥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

掌奉湯茶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

掌燈燭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司經

掌經史圖書

太子司藏

太子司倉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左諭德

太子左贊善

親王府屬官

王傅掌師範輔導

府尉掌警嚴侍從

文學掌贊導禮儀

公主府府名

金源

平原

常山

太子副司藏掌庫藏財貨出入之事

太子副司倉掌倉庫出納及薪炭等事

太子中侍局同監掌東閣內禁令及省察官人康給諸物

太子右諭德

太子右贊善掌贊諭華德侍從文章

親王外任兼京府節鎮同知

司馬掌總統本府之事

諸駙馬都尉

廣平

南陽

太原

平陽

安定

內命婦品

一品妃

淑妃

賢妃

二品九嬪

昭容

修儀

修媛

克容

三品二十七世婦

四品美人九員

東平

延安

貴妃

德妃

昭儀

昭媛

修容

修儀

克媛

婕妤

嬪

九員

五品 才人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妾

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婦服品

正一品 太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正二品 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九品 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正 右六尚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崇祿大夫
正三品	資德大夫	資政大夫
從三品	正奉大夫	通政大夫
正四品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從四品	大中大夫	中大夫
正五品	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從五品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正六品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從六品	奉直大夫	奉順大夫
正七品	承德郎	承直郎
從七品	承務郎	儒林郎
正八品	文林郎	承事郎
從八品	從政郎	從仕郎

正九品 登仕郎 將仕郎  
 從九品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

**武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三品 龍虎御上將軍 金吾上將軍 驍騎衛上將軍  
 從三品 奉天 上將軍 輔國 上將軍 鎮國 上將軍  
 正四品 昭武 大將軍 昭毅 大將軍 昭勇 大將軍  
 從四品 安遠 大將軍 定遠 大將軍 懷遠 大將軍  
 正五品 廣威 大將軍 宣威 大將軍 明威 大將軍  
 從五品 信威 大將軍 顯武 大將軍 宣武 大將軍

正六品 武德將軍 武節將軍  
 從六品 武義將軍 武畧將軍  
 正七品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從七品 忠武校尉 中顯校尉  
 正八品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從八品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正九品 保儀校尉 進儀校尉  
 從九品 保儀副尉 進儀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太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正於從四品其服

色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魚若過佩魚過正官者亦同文

武官佩魚

從四品 欽象大夫 正儀大夫 欽授大夫

正五品 靈憲大夫 明時大夫 頌厥大夫  
 從五品 雲紀大夫 協紀大夫 保章大夫  
 正六品 紀和大夫 司空大夫  
 從六品 探賾郎 授時郎  
 正七品 寃微郎 靈臺郎  
 從七品 明綿郎 候儀郎  
 正八品 推策郎 司正郎  
 從八品 校景郎 平秩郎  
 正九品 正秩郎 挈壺郎  
 從九品 司曆郎 司辰郎

太醫

從四品 保宜大夫 保康大夫 保平大夫  
 正五品 保嗣大夫 保安大夫 保和大夫

從五品 保善大夫 保嘉大夫 保順大夫

正六品 保合大夫 保冲大夫

從六品 保愈郎 保全郎

正七品 成正郎 成安郎

從七品 成順郎 成和郎

正八品 成愈郎 成全郎

從八品 医全部 医止郎

正九品 医效郎 医候郎

從九品 医痊郎 医愈郎

内侍

從四品 中散大夫 中尹大夫 中侍大夫

正五品 中列大夫 中衛大夫 中儀大夫

從五品 中常大夫 中蓋大夫 中衛大夫

正六品 中良大夫 中消大夫

從六品 通禁郎 通侍郎

正七品 通掖郎 通御郎

從七品 禁直郎 侍直郎

正八品 掖直郎 内直郎

從八品 司贊郎 司謂郎

正九品 司關郎 司僕郎

從九品 司引郎 司奉郎

教坊

從四品 雲韶大夫 仙韶大夫 成韶大夫

五品 章德大夫 長寧大夫 德和大夫

從五品 景雲大夫 雲和大夫 協律大夫

正六品 慶善大夫 嘉成大夫



從六品	肅和郎	純和郎
正七品	舒和郎	調音郎
從七品	比音郎	司樂郎
正八品	典樂郎	協樂郎
從八品	掌樂郎	和樂郎
正九品	司音郎	司律郎
從九品	和樂郎	和節郎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 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 自一百五日前一日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 文字急速不在此限

日月蝕六齋寺儀

過日月蝕禁酒樂新屠六齋 初一初八十四十六二十三二十九

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 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 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 六品以下及上戶庶人不得過三百貫 中下戶不得過一百貫 若婚家不同不以等數為限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

責保就試儀

舉人應試而公試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聽責保試若武

官并諸經及第官人所在任欲應進士舉者如不紀職私追

當罪聽告所屬中覆本部鎖聽就試曠闕月日俸祿不及

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友之家委所屬中覆廷朝旌表門閭仍免戶下

三年差發軍送不在此限

割股孝弟儀

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舅姑割股者奴婢為親房

同並委所屬中覆廷朝官交緡五匹羊兩醴酒兩瓶以勸孝

弟

致仕遷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

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衰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

合給半俸更不在遷官之列已上公田非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六十秤

都運司招討司諸府各二百秤

諸轉運司節鎮各三百八十秤

防禦州一百四十秤

刺史州軍一百八十秤

諸縣六十秤倚郭司縣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奠月儀

謂如不如月初一日皆為月  
三品以上內外同五十箇月  
六十箇月 群牧使三周年

以三十箇月為任管課官不  
諸京都運及各諸路轉運使  
防禦使四十箇月仍不得為

界首禮上

職官校訖差除儀

一千里 程限二十日

二千里 程限二十三日

三千里 程限三十日

四千里 三十五日

隨朝官一千里十日

二千里 十五日

三千里 二十日

三千里外 二十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者不拘此限行程馬日行七  
十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行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於合破數內各給一半在任身故者亦同若  
送還者須到木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者並給當月俸春  
秋衣各於二仲月給授職官授訖差除緣公幹留任未得之  
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  
祿兩支後官已到前官差出者亦同 職官每月合得俸曲  
並依隨處估值支錢不得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雜本管里百內者掌本鎮賊盜併城門鎖  
鑰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印訖並付本衙

門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酒內果實用計直十貫以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因親者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雖未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并年六十以上告致仕者並聽皆謂無所規過者若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患難勝職任告致仕者亦聽并許隨處官司受理驗實轉中尚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盟訖便往朝拜以次官並部位北面立班隨朝拜初上之官任前獨為別班再拜訖皆上殿再拜揖筭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筭就一

拜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參賀並用名紙其儒服襴子外躬揖問候官長位前立答於佐二已下並用客禮

隨朝迎拜赦詔儀

宣赦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于案前又于東側設桌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俟班定開門官于箱內捧赦書出門置于案閣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赦替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閣門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舉捧同陞于桌子讀百官皆跪聽訖赦書置于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揖筭舞踊出筭復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遠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為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羅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鸞皆遍地為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皆從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為牒又加白紙為宣惟三品郡夫人以上誥軸與羅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小金鈴金鐸制作極華

###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議郎係從六品便可陞兩子並無員數且如陞補格法一品陞七人並補閣門祇候二品陞六人三品陞五人並補內供班祇候四品陞四人五品陞三人六品陞二人並補供奉班祇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勳臣之家不封勳臣之家亦

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為廢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亡次子繼之本枝絕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既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謂五品官方聽封贈

###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潘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每科舉時先于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時秀士有未願赴者州縣必根創遺之願試之士唯羅紀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

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貞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時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彌謄錄監門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拔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為雜

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專經至于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于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于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路于東平府南京等路于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于漢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加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事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論策第一人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議郎

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賜  
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  
餘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皂隸

皂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為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  
授錄事判官司候司判市迎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  
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  
可至知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威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  
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  
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 國師在京之老尊宿  
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  
與南朝等 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  
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

遣之並服紫袈裟 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 維那縣僧職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中解僧錄都綱司

###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同自唐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而設道職于帥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錄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為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時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來有自來矣

###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割刻者搯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贖以十分為率六婦主四設官罪輕者決柳條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極地

數大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遠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為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為自熙宗立始加損蓋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弒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新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今鈐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之五年五年以止處否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雜設官府亦在其內

###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也 可獵侯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容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諸鹿散走



于園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園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過夜或宿于州縣或宿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祖世宗立尤甚有事三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間列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琛坐書灰而議自早者始議畢即設滅之不聞人聲國軍將大行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昨以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遠國遣使計議五代之後隔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蓟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併燕京每年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美一分計錢三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為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綠幣二十榜栳兩界則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謀誘擾邊人若盜賊并駐捉敗本國法科罪訖駐維不獲蹤跡

到處使勒密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聚洩得聞報沿邊  
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  
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事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以通款好庶保萬  
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  
述不宣謹白

###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  
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言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  
心以 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求用與師事  
近誅吊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并有遼國領還幽燕故地  
當時曾有依允廼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  
惇好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  
今承來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云云同前社稷傾危本朝

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  
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交渝在彼一唯信誓不  
以所與為定專復書披達不宣謹白

### 大宋誓書及善康王出質

契丹太上皇與大聖皇帝萍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于詔平山  
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欲盟變為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  
聖皇帝次子郎君先 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  
院事李稅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承計議使高永  
張愿恭贊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純誠極救生靈敦結盟好載  
惟高義深劇感悚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  
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送伯姪施  
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  
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北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

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檣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  
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大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而充易  
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  
匠教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  
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  
銀匹帛并雜物折物決無寵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  
此盟神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  
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莫兵懷永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  
鄰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統畧處置使西路都統幹萬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  
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來殘舊好叙定  
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于渝奕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

為感切處解重圍收聚兵馬鈴來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復  
舊約欲成長久切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  
若能悔責委的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當年只納一百萬  
貫文折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為今歲分撥糴土事  
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例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  
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懋昭竊祿金朝為淮西歸正人宋改授承事郎工部架

閣其所載誓書下直書載差康王出質且詳列北遷宗族

等於獻俘可謂無禮於其君至矣敢於表上其書而  
端平君臣竟漫置不省何也述古主人錢曾遵王

中都路

西京路

北京路

會寧府路

河北東路

河東南路

山東東路

大名府路

鄆延路

熙河路

南京路

臨汝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西路

河東北路

山東西路

京兆府路

慶原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六番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中都大興府

中等三處

北京大定府

西京大同府

都運司一處

中都路大興府置司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開封府置司

西京路大同置司

河南京路平陽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置司

南京 開封府

東京 遼陽府

上京 會寧府地名金源

北京路大定置司

東京路咸平置司

河東北路太原置司

山東西路東平置司

河北東路河間置司  
陝西東路京兆置司

會寧府路隆州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南京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府置司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豐州置司

東北路秦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路西京路

北京臨潢路臨潢置司

上京曷懶等路上京置司

河北西路真定置司  
陝西西路平涼置司

陝西路京兆置司

西北路桓州置司

南京路南京置司

東京咸平府路東京置司  
河東南北路分州置司

河北東西大名府河間置司

山東東西路濟南置司

總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

平陽府建維軍

益都府鎮海軍

京兆府永興軍

大名府天雄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滌海軍

臨洮府鎮北軍

下等三處

延安府彰武軍

陝西東西等路平涼置司

真定府成德軍

東平府天平軍

太原府武彜軍

慶陽安國軍

鳳翔府鳳翔軍

咸平府安東軍

一臨潢府地名西樓

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

河中府護國軍

中等三處

歸德府宣府軍

平涼府平涼軍

下等三處

廣寧府

彰德府

鄧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絳陽軍

濟南府

河南府統昌軍

典中府

定州定武軍

懷州沁南軍

密州安化軍

潞州昭義軍

冀州安武軍

中等十處

代州震武軍

權州永定軍

兗州泰定軍

涇州漳化軍

秦聖州武定軍

下等十九處

蔚州忠順軍

許州昌武軍

萊州定海軍

滄州橫海軍

汾州汾陽軍

邢州安國軍

同州定軍國

保州順天軍

邠州靜難軍

朔州順義軍

平州興平軍

義州崇義軍

徐州武寧軍

豐州 天德軍  
鄧州 利汝軍  
鞏州 通遠軍  
應州 彰國軍  
蓋州 遼海軍  
懿州 寧昌軍  
秦州 德昌軍  
桓州 遠定軍  
上等七處 防禦二十一處

博州  
洺州  
孟州

嵐州 鎮西軍  
鄆州 保大軍  
隆州 利汝軍  
懷州 開遠軍  
宗州 歸化軍  
錦州 臨海軍  
衛州 河平軍

德州  
棣州  
毫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華州  
鄭州  
宿州  
下等七處

茶州  
濬州  
泗州

肇州  
河州  
陳州

上等十四處 刺史七十五處

解州 沃州 澤州 耀州 原州 溫州 會州 中等二十五處  
涿州 曹州 登州 單州

景州 深州 石州 環州 汝州 蘭州 德順州  
蔚州 潘州 淄州 高州 唐州

初州 沁州 潁州 恩州 邳州 乾州 防州 下等三十六處  
易州 順州 遂州 信州 慶州

遼州 海州 濰州 濟州 開州 丹州 寧州  
通州 霸州 利州 安州 安肅州



澄州 弘州 睢州 壽州 莫州 威州 滑州 宣德州 高州 獻州 忻州 淨州 寧遠州

復州 韓州 貴德州 建州 彝州 武州 管州 濮州 魏州 吉州 洮州 撫州 東滕州

十六軍並改作州

上等三州

泰安州

寧海州

中等三處

平定州

莒州

下等十州

奇嵐州

保德州

緩德州

葭州

積石州

勝州

均州

寧化州

興州

保安州

鎮戎州

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堡關一百二十二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初典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  
生金細布松寶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  
野狗白麋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  
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踪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之所又以桦皮  
為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為柵  
或覆板以與桦皮如牆壁亦以木為之冬極寒屋終高數尺獨  
開東南一扉、既掩復以草綢繆穿之穿土為床煨火其下而  
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為衣非入室不撤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  
唯盛夏如中華內地俗勇悍喜戰耐飢渴善奔騎上下崖譬  
如飛濟江河不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鷓鴣曲第高下  
長短如鷓鴣声而已其病疾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

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斃額  
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  
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  
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飯食  
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自能為  
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膝蹲左膝拱手搖躬為拜其節  
序元旦則拜日為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  
寡而飲之典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歛科發刻箭為號事  
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馱負物過雨則張牛單以禦之緩則射獵  
急則戰聞宗室皆謂之郎軍 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辨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番鬪後髮繫以色富  
人用珠金飾婦人辨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

人或裘道遙或裹頭中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  
桑蚕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麗細為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  
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細為  
衫裳亦間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貂皮或羔皮為裘或作  
紵絲四袖質者春夏並用為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狗犬魚  
鮑之皮或獐鹿皮為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下如  
男子道服裳曰錦裙、去左右各闊二尺許以鐵條為圈裹以  
絁帛上以平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時納幣  
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牲必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至  
住酒則以金銀斝貯其次以瓦斝列于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  
焉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

中國寒具以進糝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滄建茗雷上  
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魚大小皆坐炕上塔黨羅  
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塔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  
送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番者不過什二三或  
昏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抵番馬少為耻女家亦視其  
數而厚薄之一馬則數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婚番于婦家執  
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  
數十戶牛馬數十群每群九特一牲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  
妻謂夫為愛根

一云昏家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羊及笄行歌于途其歌  
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  
而攜而歸後方具禮偕來女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  
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豉為漿又嗜半生米飯清以生狗血及蒜之屬  
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為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一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亢宗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  
宋為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  
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  
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  
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漆水由步水界至此

合流東入于海河濶止十數丈深可二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為界舊容成縣附雄州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成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即此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并存及郭彙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唐莊宗時趙德鈞銀鎮也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于藍溝至良鄉縣即此地至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

居民靡有孑遺師匡復加修築樓壁燁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河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宮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制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略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折津府戶口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火內壯麗夏絕城比有市陸海有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綉組綺精絕天下蔬菘菓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埭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千里宛然如帶

四環繞統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平里有許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鑿渠自滹沱由泝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輔即此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明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

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北縣後改為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喉高二尺許其兩界地東西濶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比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判副使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晉國信使副門狀過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互引接互呈門狀各虛鞭虛揖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清

州各相勞問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為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過館頓或宿程其供人旋于居民漢兒內選之每過迎送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枝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民不堪命多亡逃依阿保機為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而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濶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泚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為塞北之絕郡守將迎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即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也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即此

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毅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十數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是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一百里十里至榆關並無堡障但存遺址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回望東向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岳中有五關若庸可以容大車通轉絢松亭金坡古比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畧良材美木無所不有

一出關未數十里則有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東類皆如是更不再叙

第十五程 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候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為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能行至曠力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如此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漠與天同碧窮極日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東有一大島樓殿萃塔坡之上有龍宮寺見僧數十人是夜行人皆

野盤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海魚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榆關東行路如平掌至此微有登陟經有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行行人俱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龕惡不毛至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賴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 自顯州九十里至鬼兒渴



第二十四程 自鬼兒渴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鬼兒渴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荏苒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度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 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置胸腹人皆垂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煙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遠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 自梁魚務一百零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濶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渡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潘州

第二十七程 自潘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 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盧管毛琵琶方響箏篥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席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飯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備酒輒大言說金國威強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為弱耶其銜命遠來賀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常令大言以相固也辭氣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曰祇造隣邦中使

之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答使長許亢宗克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為人疆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 自咸州四十里至同州

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州平地曠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稼黍東望泰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燕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 自同州四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董寨

第三十二程 自字董寨四十里至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字董寨

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貞室常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處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証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 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字董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第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閣寨  
枕混同江湄

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

漢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  
江面濶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  
金人乞師李靖居于是靖崇使宋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  
細絕佳時當仲夏藉樹陰俯瞰長江颺拂面盤磚以頃殊忘  
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開寨

第三十六程 自和里開寨九十里至孤字董寨

自和里開寨東行五里即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  
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貞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來流  
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也  
來流河可濶三十餘丈以舡渡之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東  
散處原陞間盡女貞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賣買不用錢惟以  
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 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捷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祇候

第三十九程 自蒲捷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  
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貞  
渤海契丹人物白誓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  
酒果宴並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惟茅舍數十間堂  
室皆帶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  
早館伴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民居千餘家  
星羅棋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近  
關北作百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以  
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以頃聞鞞鼓声入歌引三奏  
樂作閤門使及祇坐班引入即奉圖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

進如儀贊通拜柝舜蹈訖使副殿上以次就座餘並退山棚之  
左曰龍枕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  
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階前土壇方濶數丈名  
曰龍輝殿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立四面與築架屋數千百間  
金主御 施朱漆銀裝金几按果盤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  
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合賜襲  
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  
簾以綿帛折充次日再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鈺  
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枚謝罷  
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并伴  
于館內庭下乃設樂酒三行伴射貴臣館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終